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零年四月第一百七十七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 2020



●此疫可待成追憶

●江門詩群 下輯

●桑格塔·古普塔：時間的織物



目錄

No.177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此疫可待成這樣

秦風	為白晝提燈的人	3
項美靜	在恐懼的空間……	4
林煥彰	死亡是不存在的	5
雷默	自囚、悲哀	5
鄭建青	聞李文亮醫生離世	5
羅青	愛在瘟疫蔓延時	6
于中	口罩	6
方明	疫思	6
李斐	李文亮先生 二首	6
馮晏	夢見聲音	7
夢陽	訓誡書	7
張小雲	過年前兩個媽媽的對話 二首	7
徐金秋	心靈的春天	7
李國七	深情、你我	8
秉周	新型冠狀病毒 二首	8
王田喜	災難祭	8
陳韶華	大年初一的獻辭 二首	9
蔡可風	舞台	9
西楊莊	童詩兩首	9
遠方	抗疫斷想	10
南尾宮	記“疫”詩史	10
林啟	疫期航行	10
王妍丁	庚子年記	11
郭至卿	世界翻到口罩這一頁	11

江門詩群 下輯 12-14

詩創作

冬夢	與時間對視 二首	14
彭國全	堆雪人	14
非馬	文藝復興配偶、隧道	15
陳葆珍	老榕樹	15
嶺南人	煙花三月，夢回維園、飛魚	15
向明	失真、忍讓	16
銀髮	人生七十古來稀	16
魏鵬展	路邊樹上的巢、遮醜板	16
嚴力	寫詩	17
輕鳴	Xiāng 思	17
戴珏	你來到我身邊	17

魯鳴	我看見那個聲音	18
老哈	孤傲、笑容	18
徐夢陽	信用卡	18
世賓	大地（一）、大地（二）	19
俞昌雄	彈弓與灰鵲 二首	19
施漢威	不如歸去、狩獵繆思	19
北塔	窗外	20
宋遯	邂逅	20
黃德涵	兩座墳 四首	21
蘇鳳樓	封禁	21
娜	筆記詩	21
莊海君	回不去的故鄉 三首	22
思鄉	二月 三首	22
琉璃	孤獨的樣子	22
童童	黑白、沉默	23
天竹	走過雨季、秋月	23
水央	寂靜之聲、人天共此時	23
圖雅	瑪莎、星光、細膩	24
田園	根	24
岸賢	祖國	24
桑克	午後	25
高潤清	閱讀詩人	25
力虹	悲愴四章 第一章：水中的瓷片	26
方壯靈	康橋	26
達文	紅茶館 四首	27
寒山石	問、智	27
耘乙	十四行：紀念	27
陳銘華	悼、詩魂、糖水、故居	28
陳威宏	烈焰之語、病的沉味	29

譯詩

岩子	璀璨的星／約翰·濟慈	29
天河	時間的邊緣／凱·萊恩	30
楊于軍	時間的織物／桑格塔·古普塔	31
鄭建青	旅者／斯蒂芬·克蘭	32

評介

王渝	懷念楊牧	28
黃勝源	撕裂靈魂的歌吹	33
劉耀中	俄羅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	34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愛在瘟疫蔓延時／羅青畫作
-----	--------------

顧問：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水之湄）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夢（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余問耕（越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吳懷楚（丹佛）
陳聯松（北加）
盧邁（紐約）
嶺南人（曼谷）

■秦風

為白晝提燈的人

1.
沒有光。就用聲音替代
這唯一的哨音，號令天下所有的
寂靜。那臉，那城市，那河山，那星空
像缺失的一樣，無邊寂靜裏的空曠

吹哨人，這黑與夜的口哨，來不及全部
按響。就把自己吹滅。巨大而空寂的
回音壁。失身的哨身
已經來不及，抓住餘音漸遠的手

每個人都是哨子，他是率先的
哨音：尖銳，閃亮，而奮不顧身
一個哨子，喊出所有哨子的沈默
集體失啞的哨子，成為一列列追悼人
整個地球，遼闊空遠的證詞
而此時，我穿過語言的洞穴
趕向滿天星辰的肺部
那些顫動，那些茫然的，微光

2.
萬物總在先天的缺陷中時刻突圍
哨子，這裂口之上永遠睜開的眼
裂縫，先是一種警示，後是一種攻擊
現在是毀滅。哨聲被一堵堵牆擊潰
大地上青銅的灰與千堆雪，無法獲救

聲音退回到口哨。萬物無常之下都是
陳舊日月的翻動，眾多的事物已經
跨越自我的界限。失身或者失聲
像是生命唯一可去的，兩處避難所

3.
似乎每一張嘴都窺視著另一張嘴

都對著獵物，對著比道路更遠的山河
千山萬水險於柵欄與口罩的多重防
護，或是阻攔

口哨，要麼空著，要麼封著
鋪天蓋地的警覺：依然沒有光
像心靈的探測儀，為沈睡而時時醒著

耳朵的尖銳在於，很難傾聽自己聲音
更多的朝著腦袋無定的轉向
夜的哨聲，像江河推開著兩岸的群山
呼喊所到達的地方，都是生者的出口
倖存者：草尖與樹枝上風雨的家園

4.
吹哨人是一個虛詞。哨聲掙斷於心弦
從黑夜出發，並抵達於黑夜
月亮刀鋒上，薄涼的喘息
遠於，一種冷漠與觀望

十指望天，每個指尖：只見觸痛，
不見回音
彷彿撕裂處，急促而破碎的呼救

吹哨人一去不返。消失於哨聲的消失
當黑夜紛紛醒來的時候
他卻獨自在黑夜永遠地睡去
幾乎整個地球，嘴含他的口哨
口哨裏，每個人自己的呼吸和聲音
下一個口哨。將被猝不及防的哨聲
吹響。我願是鐘聲，時時錘打沈睡的鐵
木鐸與警覺。讓口哨返回初心
把苦難與黑夜，輕輕打開

5.
總有哨聲。彷彿從天空疾馳而過
像六月崩塌的雪，冷不防地
砸在我玻璃的眼睛上

6.
突然，我提起。不再提起
沈默。時間不容尖銳和純潔
漆黑的春天，把二月墨水的
痛哭，壓在樹影不定的牆上

萬千花朵，混同於一種光和顏色
枝剪或嫁接，是另一種活著
但那絕不是，存於夜色的植物

生命的血，生長成生活的鐵
鏽是歲月和命運的包漿，不被撫摸
更多活著的死，嵌入生

7.
眼珠只能顧及眼珠投射的地方
一滴眼淚寫下，一個醫治好了億萬
眼睛的

處方：欲去眼疾，必先除心病
把眼植于心，心就是眼睛裏面的
眼睛。可以隱藏，卻從不說謊
而嘴則不能
心，是萬物自我煎熬的一顆藥丸
含著野草的苦味，雲朵的芳香

8.
口與口罩，分別訓誡和隔離
一種毒，攻擊語言的正面
而另一種，圍城偷襲，致命的軟肋

忠於純潔是信仰的一半，而我執著
於乾淨
讓喧囂回到語言最初的呼吸
讓肺葉伸展，綠色的氧氣
把自己還原於：一種晶體的固守
岩礦掙脫出來，還靈魂以骨架
還化石最乾淨的床與愛

9.
一些面具擦得光亮，遮蔽的臉在裏
面褪化和腐爛
一切彷彿靜止。唯有眼珠在眼眶之
後移動

朝向陽光照射不到的方向

一棵被鋸斷的苦梨，紋線中斷道路
消逝舉著的波光

10.

今夜，必將有更多的光
因為墨水和雪的緣故
雪在墨中，隱于一聲哨音的
尖叫與奔跑

像是有落葉，在屋外的空地
把自己點燃。用烈焰的骨頭
給黑夜掌燈，而抱回來的薪火裏
有眼睛滴落。隔岸的燈火
永不到達

今夜，漆黑的天空有未來的凝視？
那是億萬顆
頭顱，高舉起的痛哭
不是淚水的送別，而象形文字
爐火的相迎
項上的人頭，只換日月的白髮千丈
不換，隔江的後庭猶唱

11.

一滴五湖四海的，淚
此刻，捧著空寂的武漢和中國
月光俯下身來，搖動著江水和長江
逆流的鱗片
時間，苦難和永恒的兩半
像遲開的花蕾，爬上一扇扇窗的
燈火與傷口

12.

一個人的死，封堵更多死的裂口
一種人的死，讓眾生從數字複原為名字
還原於五千年流離的姓氏
妳的名字，是眾生的黎明
為萬千蒼生，燧石，或盜火

13.

大地板結，與冰凍的二月跪下來

獻上全部額頭的溫度和燈盞

14.

發生的一切，仍在發生
並將永遠發生
終將面對，不能面對的
定會再次面對
亡羊補牢。那些不斷增加的
圍欄。替罪羊，願唯一
是我。我不看。我不想。
但我絕不遺忘。

15.

我忍痛說起的地方。對，一說就疼
的地方
將會成為壹塊墓地，或是墓地的一塊
替一些人站著，永不放下懷抱裏
冬的雷陣，夏的冰雪

烏雲的喘息，仍密佈在天空的肺部
一些樹影，在搖晃的光線之下
每一次，都企圖抓穩自己

九頭鳥，是漢江噴的怒髮
白雲千載，黃鶴樓的翅膀
在晴川外，在千帆之上

趟過黑夜的人，必帶黑色疤痕
是陽光下人群中，唯一的亮色
逆行，是一種反向證明
光。是視線，最薄的部分
我不在其中

太陽黑子，月暈，陰影
這虛無的白晝，更需要光
為黎明送信的人走了
為黑夜挑燈的人走了
我，身背夜色，為白晝提燈

2020年寄自四川

■項美靜

在恐懼的空間， 有一扇窗洞開著

黑翼撐開的夜幕下
那被稱為瘟神的幽靈
以花冠的形狀進入肺葉

呼，吸，吞噬
將人類致於毀傷
罪孽，歸咎於微小的菌株？

星光疏漏，在樹枝上晃悠
暗影射在塵世
倖存，竟叫人如此惶恐

所畏懼的黑暗，死亡的象徵
蝙蝠，作為地球的先居者
卻不開口為無辜辯解

貓頭鷹兀自傲立在十字架上
把雙眸借給天神
且將封禁的魔盒開啟

希望敲響的鐘聲，乍起
玄妙而奢侈的感覺
彷彿被早春清涼的風拂過

穿過空巷，穿過寂靜
一枝穿出高牆的梅
艷紅如我，中華的血

2020.02.24 湖州

■林煥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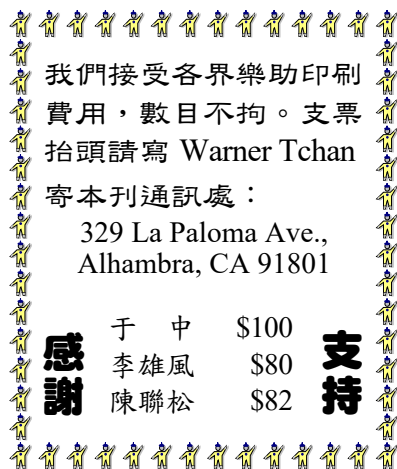
死亡是不存在的

——這是你哲學命題的練習

全世界，肺炎疫情
仍在蔓延，
每晚
走入睡眠之前，你需要訓練死亡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實，
首先，你必須放棄
並且遺忘
所有的過去，
包括即將面臨的一切想法；
你可以想像，假設死亡就是
——什麼都不知道！

你就可以完成
一件
美好的事，它就是
一場睡眠——
然後，真正走向死亡
死亡就是：
你什麼都不必知道……

2020.02.25/00:50 研究苑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于 中	\$100	支持
李雄風	\$80	
陳聯松	\$82	

感謝

■雷默

自 囚

窗外，梅花像往日一樣盛開
我不能出去

窗外，鳥兒告訴我春天已經到來
我不能出去

窗外，陽光像嬰孩一樣燦爛
我不能出去

2020.1.31

悲 哀

病毒離開了蝙蝠
與竹鼠和蛇為伍

有人捕食了竹鼠和蛇
病毒也伺機咬他的肺

這個人倒下了
親人和朋友也跟著倒了霉

這是 2020 年
不斷升級的不幸與悲哀

但與這些相比
還有什麼比隱瞞這一切更悲哀？

2020.2.3

■鄭建青

聞李文亮醫生於 2020年2月6日離世

1
你的哨聲
劃亮長夜的黑暗
敲響醒世的晨鐘

2
該受訓誡的
不應是你
更不是你的良心

3
散佈謠言的
不是你
是一群怕聽真話的笨蛋

4
祈禱
你的眼睛
帶來思索的光明

5
你走了
一尊銅像
雕在人心

6
龜蛇悲你
長江哀你
三鎮載你萬古名

7
你說健康社會
不應只有一種聲音
所以為你發出另一種聲音

■羅青

愛在瘟疫蔓延時

——相遇與不遇在新冠病毒肆虐中

相遇又絕不相遇
不相遇又常相遇
世事往往如此
人與人
國與國
民族與民族
文化與文化
都相逢在
無聲的咧嘴
一笑之中

2020年寄自台北

■于中

□ 罩

他們
包括那些所謂
新冠肺炎的
病菌
都說我
身價百倍

然而
只要我想出聲
說一句
公道的說話
就立即被警告：
“閉嘴！”

2/6/20 寫於休士頓

■方明

疫 思

導讀：飛禽走獸所傳染的瘟疫，皆因人類貪饕之因果，唯有與萬物慈悲共存，孽緣方消。

一具具呼吸着嗜食野腥的肉體
囑咐醫師摹倣他們如何刀割野味般
俐落 刺插喉管吸吮
被烤熟或燉煮出的甘甜液汁

病床的尺寸長寬與餐皿同樣比例
老饕的姿勢臥成飛禽走獸的姿勢
此刻你開始懂得焦慮喘氣驚惶慄懼
宛如曾被烹調那隻獸之恍神

白衣使者以各種儀器藥物採治
被病毒佔據蹂躪的軀體
用淋漓汗水與柔柔的溫馨
企圖喚醒每一個窒息的細胞

疫情以飛沫及分泌物悻悻凝固時間
遠行聚慶以及人類貪婪虛偽
甚至愛情親情 定格在蕩蕩的空間裡

而四面圍堵而來的小小臉譜
可使眾多不同種族的私怨紛爭噤聲

穿越過生死界重返的冥冥形骸
是否在人生的戲碼裡注入更多慈悲恕宥
向地球反芻謙卑與救贖

2020年寄自台北

■李斐

李文亮先生

因為您有一雙
明亮的先知眸子
看透塵世的混濁
您就抽身離開
不想再看
眾生顛倒活著
比死亡還痛苦
黨派箝制土地與城池
人們只能張大嘴巴
不能講心中的話
靜默地在火焰中等待重生

2020年2月7日紐約

鼠年竊竊談竹鼠

上有青天白雲下有茵草大地
青翠竹林營造場地嬉戲
非清泉不喝非素食不沾
可惜向仙界尚差大步
就被天敵人類捉捕
吃盡天下美味的舌尖
山珍海味已不鮮奇
野味擺上海鮮市場砍骨剥皮
送進廚房油爆兼紅燒
竹鼠的滋味吃後又再叫味
那些兇殘的天敵漲飽了官能
生存權的法則如何保護
去問竹鼠就會知道
不然地球一方鐘錶為何停擺
封城千萬嘴巴漲大求救恐慌
屠城鮮血汨汨流進歷史暗房
病毒的傳播是嗎大自然反擊
人為推責官人都是高手搓波

2020年1月27日紐約

註：竹鼠被點名是武漢肺炎源頭
(網上如此說)。

■馮晏

夢見聲音

昨夜，我夢見聲音只是風乾的動詞和名詞
紙上筆尖，靜下來的書頁
或者是加繆和他《鼠疫》裡被封鎖的一座城
低於手語的拐杖，超現實啞劇
我夢見聲音是海邊晾在繩子上的鱈魚
魚鰓浮動，呼救而並非呼吸
我夢見聲音是無聲，肺裡的《末日飛船》
體液溢出甲板，金基德的新電影
我夢見聲音是一片驚恐，接近舌頭的針
鐵鉗碰到的牙，抖動的雲
聲音是消音器裡一顆子彈的黑風
是閃進拳頭被握緊的一只蜻蜓
我夢見聲音是影子被拉長，縮短
抓住公共設施扶手後的深層防護，消毒
是玫瑰香皂的泡沫和空氣回收的酒精
我夢見聲音是清晨一聲鳥鳴
暗示“只要活著”
是基因工程裡嵌入的精神分析
昨夜，我夢見隕石雨裡劃亮黑夜的是吹哨人翅膀
一束藍光

2020年3月10

■夢陽

訓誡書

三個 至為簡單的漢字
卻在武昌區中南路
不幸染上了 比“新冠”還厲害的病毒
即便李文亮這樣的高級醫生 穿著防護服
也不能碰 更不能觸

2020年寄自北京

■張小雲

過年前兩個 媽媽的對話

昨天我兒帶女朋友回來吃飯
我就把積存的搞衛生行動
突擊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等你們來

不給春運添負擔了
我今天也得收拾屋子
接下來要接待來賓
還要走親戚

幸虧現在親戚
哈

沒錯
越來越少

2020.1.20

宅看遠山上 的太陽

落日。三分之二在山上
三分之一掉落在山後
天被染紅，映畫到海面和
對岸的碼頭與樓群

早上再次將照片曬出
招徠老友電罵：膽兒大呀
就你不怕疫情啊啥年頭還起
這麼早海邊看日出啊

2020.1.31 初稿，2020.2.1 改

■徐金秋

心靈的春天

一個多月，我只到過三處地方
家、社區和超市
這個二月攔住的，不只是腳步
也不只是花開的春天
既然三月來了，四月也不會太遠
時間如此潦草，我也就不奢望
況且，這些日子，已見證太多悲傷

每到超市，我以一顆感恩心
習慣接受服務員，槍口式對準額部
這個春天除了病毒，其他都是無辜的
恐慌、掙扎、憤怒、詛咒、沮喪
流浪、失業、停學、荒蕪、蕭條
被冤枉、被拋棄、被累死、被酒精
失火燒死……

我們要將這些日子，屯放在超市
喂養我們的，所有食物
都看成是春天，比如
它的乾扁，是收藏的春天
它的稚嫩，是早來的春天
它的腐爛，是犧牲的春天
它的缺席，是遲到的春天
實際一個果子就包含，太多意義的
春天

每一次發放到人們手中的物資，
那都是從外省
運載過來，大噸大噸的春天啊
它遠比一隻肉眼看到的，來得
及時，有用
請允許
它的蟲眼
它的貧瘠
它的不完美
它的艱辛
它的疲憊
它的塵土飛揚
它的穿越萬水千山
就是強忍著，不許流淚

■李國七

深 情

深情是度量體溫、口罩與議論的關係
迂迴於小區與進出城市的卡口
我們可以非議、抗議甚而杯葛
但是，深情還是要奔往生活

可以想像，明後天日子繼續複印今天
每天重複雷同節奏
有時小吵架，有時大幹架
有時造愛，有時同床異夢

誤解與眼淚是常規常態
和解與笑顏亦是常規常態
深情地接受一座座城市的低谷
繼續迷戀劫後的璀璨與跳躍
絕望中不忘點亮一盞希望的燈

你 我

我們睡在各自的床
間中有風雨隔離
間中有偷夢的人
我們依然堅持相扶

我們蓋著不同的被子
緊挨彼此藉助體溫取暖的事
屬於戒嚴以後的奢侈渴望

遠離彼此我們依然相濡以沫
熟知自己與彼此
就是不能誓約一輩子
至少相扶走過這個坑

但是，怎麼依然感覺痛楚
遙遠，你在北我在南
只看到冷冰冰的數字
看不到彼此真實的生活

2020.02.02

■秉周

新型冠狀病毒

任何生命，都不能小覷
比如這冠狀病毒，躺在武漢
把自己隱藏得驚天動地
然後，伸出小小的頭圍觀了大中國

我是逆行者，我的工作就是阻止
這個新的生命的傳播
這尤物，拖著冬天的尾巴
在春天的打望裡，脫離著視線的注視
任自己的情緒，讓喜慶的春節
出現沉默的味道

這個一個嬌艷的名字，給了武漢一個
春天的驚慌。在四川
在四眼橋，我用一雙近視的眼
仔細地感知著額溫槍的孤寂，然後
把春天的時間，讀成一頁白紙

我是逆行者

從來沒有這樣的經歷，做醫生已經
三十年了
春天看梨花的白，秋天看菊花的黃
而現在，我卻在看新年的
新型冠狀病毒，我陌生而又倍感壓力的一
種糟糕的微生物

我是逆行者，我說過，我的工作就是
阻止
這位糟糕的微生物前進。開會，學
習，執勤
還有天天上門的體溫監測。打發著光陰
我想原諒這一切，因為和女兒和兒
子說好的事
還沒有開始，因為自己夢想了一年的
覺還沒有睡好

■王田喜

災難祭

暫且堵住了——
饕餮之口
嗜血之口……
——口無禁忌

暫免口若懸河

該歇一歇了
太多的——
口蜜腹劍
口是心非
黑白顛倒……

留一點兒口德
——避免禍從口出

2020年寄自撫順

人到中年，天天都奔跑在路上
寫滿詩詞的樹葉，又有了芽，正
打開了春天

大江南北，長城內外
可陳的陽光，恰到好處的曬著春
天的嚮往
這也許就是一場危機，朝向
我們真實的意志。經過這個路口
便是下一陽光明媚的路口，那個時候
我會放下逆行者的身份，放下所
有的原諒
好好享受陽光的蒞臨

2020年寄自四川

■陳韶華

大年初一的獻辭

不可思議，又是一年了
春風開啟蘇家河 第一道
黃金的穹廬
直至萬千條細微的波浪

柳芽已從骨頭上萌動
桃紅億萬點亦將點燃蜂巢之翅

大海——藍紫動脈管開始澎湃
萬千森林 靜脈的熱血 將伴著
沉睡一夜即一年的白晝 噴薄

上帝開啟了輪回之門
冠狀病毒擊不垮昆蟲界的荷馬
更滅不了萬古常新的家園

你們已看清了生死的鑰匙
正在皇冠杜鵑 妖姬玫瑰
甦醒的枝蔓間 眩黃 暈綠

你我心地純淨透明 恰好
聽見櫻花在夢中 梅花在萼中
跨年 幸福的的叫喊

大年初三的獻辭

——兼悼著名詩人祝鳳鳴

難得的吉日荒謬的時辰
今日我需要一份獨立的孤獨
像一枚乾枯的海螺面對大海
布羅茨基面對他逃亡的俄羅斯

又一位優秀的詩人告別
一聲鳳鳴如一道啞的閃電
在黑夜的大漠飄忽而去
街上救護車正哀號著

■蔡可風

舞台

把那個口罩一橫
就分不清嘴巴在表露
忿怒 還是歡笑
再添上一雙護目眼鏡
更分不出熱淚還是哭泣
偵差孫大人的視察
登上了舞台
只能用上了耳朵 去聽
武漢人衝出窗戶的呼喊
假的，假的，全是假的
精心排練過的劇集
關懷慰問送貨感謝情節
全亂了套 一片狼籍
警棍亂舞，落幕 收場

2020年三月於紐約

我筆下詞語們憂傷著憂傷
風雪單薄的衣衫

天使與毒蛇有著同樣的蒼穹
這是午後而詞語的晚霞
穿著紅字的黑衣
一如司湯達或霍桑的囚徒
站在刑場之外

我們正在設法解脫
“冠狀” 冠帶冠冕類的威脅
只是不知道怎樣解開
春天的重圍，怎麼
解脫對一位詩人永久的思念
2020.1.27 安徽

■西楊莊

童詩 兩首

我對蝙蝠說了一聲“對不起”

我聽說新冠病毒的肆虐
是因為蝙蝠攜帶了病源體
我痛恨它們不是人類友好的群體
這麼討厭，把善良的人類侵襲

媽媽陪伴我查了字典
原來蝙蝠是人類的益友
那可惡的病毒
竟然是人類貪婪滿足口腹慾望的
自私傳播

我傷心地看到了蝙蝠的委曲
而蝙蝠正抬頭看我
眼睛裡流出了淚水
我彎下腰對蝙蝠說了一聲“對不起”

爸爸的口罩留在了家裡

爸爸，爸爸
已經是春暖花開
你這是要去哪裡呀

爸爸，爸爸
你去遙遠的武漢幫扶
媽媽和我都想你
怎麼把口罩留在了家裡

2020年寄自徐州

■遠方

抗疫斷想

1、

是天譴
是劫難
對整個群體
不要以為
人類已足夠強大
可以逆天
為所欲為
如果不想被紅牌罰出
不想被無情抹去
被外星人笑話
宇宙的法則
還得遵守
就算你逃離地球
四處流浪

2、

封城
宅家
中國人做得到
我們應當慶幸
歷史也應當慶幸
國難當頭
生死攸關
我們有這樣的擔當
需要這樣的決斷

中國人做到了
一句半月
三十天五十日
我們忍耐
因為我們相信
劫難後的家園
會更加溫馨可愛
涅槃後的日子
也會更加生機盎然

■南尾宮

記“疫”詩史

口罩春秋

一只小口罩
改朝換代
成為世界的封面

墊屁股太小，抹汗不夠
放在風中
就是一片落葉。
它成為世界的主語。
它包住人類的傷口。

曾多麼威武偉岸
今天，一只口罩將我們
抱住。安慰。

一場大雪落在人類的頭上。
一只口罩塗掉美醜和悲喜。
世界敞開一片空白。

戒備記

不用表白，不用宣誓
不用端出你心裡的玉盤
沒有一個人可信任。
每個人都是敵人，包括
妻子，丈夫，孩子和父母
敵人潛伏得太深
比地下工作者還深

每個人都是漁夫撈起的所羅門魔瓶
嘴巴張開，都可能鼻娜出
叫新型冠狀病毒的妖怪

每個人都給自己扎滿了柵欄
都警惕地端著槍
捍衛著肉體的家園

■林啟

疫期航行

疫期航行
靜默獨坐
機艙首排角落

艙內人稀
窗外雲峰繁密

汪夢雲

炫耀食蝙蝠
夢中黑翼盤旋
報應豈無懼*

*汪夢雲為食蝙蝠“網紅”。

夜行記

一輛沒有戴口罩的轎車
仰起車燈的長鼻孔
噴出的裊裊煙氣，是否
含有高劑量的新型冠狀病毒？

一切都是危險的。

隔離記

打開窗，下面
是由水稻 瓜菜 草木組成的田野

這從身體內切去的部分
像遺忘的驚喜
展開在無辜的大地

2020年寄自廣東徐聞

■王妍丁

庚子年記

1
這一年，沒有比一只口罩
更沉重的記憶
這一年，一只口罩將寫進歷史教課書
這一年，一只口罩幾乎周游列國
人性，在一只焦慮的口罩背後
集體爆發
一只負重的口罩，承載了太多委屈
但陰霾終將散去，一個願意
仰望星空的民族，終將以她的悲心
咽下屈辱
一場靈魂的博弈，令人
“悲欣交集”

2
呵，透口氣，靜靜待上一會兒
讓我尋一朵素白的花
送他們一程
從除夕到清明，每天都像在做夢
好夢，噩夢
希望和感動，總會蓋住
一些不幸
不管平凡還是偉大，每一個遠去的生命
都應該銘記
他們將和百草，和谷物一樣得到善待
大地的懷念，會比以往
更加溫暖

5
這一年的四分之一天，都在關門閉戶
人們一起度過了一個“寂靜的春天”
這一年的春風，不識流水滋味
這一年，人們錯過的也許不只是一
枝瑟瑟的迎春花這麼簡單
人不可貌似強大，但總歸值得同情
貌似君子的人多了，世界也就變壞了
有多久沒寫詩了？我背著一身的鎧甲

為命運所累，也為變壞的世界而戰
我本可以像從前一樣堆砌
“歲月靜好”
但那需要更大的勇氣

7
這一年，失掉了很多很多東西，
包括時間
這一年，也收獲了很多很多東西，
包括記憶
這一年，流了很多很多眼淚
難過的，感動的，失望的，悲憤的，
都驚心動魄
也有一些平淡的，自己想哭的時候
就哭了
這一年，默默地攥了很多次拳頭
這一年，也有很多回像魔鬼一樣可
怕的衝動
這一年想得最多的是等疫情過去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一些目標過期了
要重新續寫，同時想到那些
要善待的人和事
天使和英雄，最不能辜負
還有火神和雷神，不能辜負
建築師，泥瓦匠，快遞小哥
以及那些捧出自己真心的普通人，
絕不可辜負
我的祖國，不可辜負
那位可敬的老人和純真的孩子不可辜負
還有善良與青年不可辜負
當然也包括你和我，這餘下的韶光
不可以輕慢

8
這一年，還有許多新的打算
能在窗前賞月就好好欣賞
能去遠方看雲就結伴去看看
不要好高騖遠
不要得過且過
會盡量多吃蔬菜
會鍛煉身體
會微笑面對自己的內心

■郭至卿

世界翻到口罩 這一頁

終於
世界大同了

口罩排隊如行走的輓聯
文字小心呼吸
彷彿打個噴嚏 就是
畫上句點

這一頁不同膚色的驚恐
詩首詩尾都舉起公告：
拯救臥病的土地
拯救被囚禁的靈魂
拯救無數躲藏的脚步聲

終於
世界有共同的敵人了

如自休眠醒來的獸
趕走杜鵑花
悲愴成為春天的焦點
隱身於空氣 屈服像炮擊

怎麼翻下一頁？

2020年寄自台北

會更愛我的親人和祖國
這一年，很險，很難
但都咬牙挺過來了
一場災難叫人看清了真相
也叫人理解了
愛

2020年春天於北京家中

■胡偉儀

1959年9月出生於廣東江門恩平，
江門詩社社員。

槍和鳥

生物學家吶喊的手舉過了頭頂
而身軀被槍傷的血流著……
六十萬支槍同時扣響
六十萬生靈一齊倒下

造槍者以麻木的神經生存
生物學家帶著鉛重的心活著
正義的呼籲常常敗於律師的詭辯
添翼的靈魂也逃不脫槍的追蹤

可悲，鑄造滅亡工具者
而更可惡的是那些職業獵手
追捕和槍殺彷彿是他們的專利
試問，那沾滿鮮血的雙手是不是受
魔鬼的指揮

慶幸大自然有深山密林和海寬天高
免除無數靈魂死亡肉體殘傷
倘若會飛會跑的生靈被追盡殺絕之後
獵手們又把槍口對準誰呢

注：《某汽槍廠年生產六十萬支出口
受表彰》和《某生物學家呼吁愛護鳥類
動物》兩篇文章同日刊登某報頭版。

■楊子軍

1965年出生於北京，現定居廣東江
門台山。江門詩社編委。英語教師。出
版有個人雙語文集兩部。

寫作時
我所寫不再是我的生活
被描述
修飾
變成什麼別的什麼
甚至花色
月亮的形狀
衣裙的質地
麵包的口感
都在傳遞別處的信息
就像我的翻譯或
我跟隨的劇情
不過始終都是
第一人稱

■鄺文金

1984年生，祖籍湖南臨武，現居廣
東江門。

光

我在時空的隧道裡追逐太陽的光芒
丟失的綠草地淹沒在霧埃裡
看不見生命的光也看不到憤怒的火
枝頭的鳥兒在歌唱縱使喉嚨已沙啞
那一聲聲嘶吼比死亡更讓人恐懼
風中顫抖的雙手無力阻止罪惡的包圍
遠處的教堂裡唱著聖頌
河道旁的街燈熠熠生輝
當黑暗來臨
黎明又一次被無情繳械
滿目的期待 瞬間化為灰燼

■張志偉

1975年出生，廣東潮州饒平人，現
居廣東江門開平。著有詩集《坐在岸
邊》。

以排山倒海之勢，咳出星星和月亮
飄蕩的影子，撞上思念的牆
又跌坐在城南一片絢爛的燈海中

熟悉的味道，在千里之外
以快遞的方式到達
模糊的取景框中，我們終究相信
青山不改色，溪水不斷流

虛擬的遠方。虛擬的團圓
月圓之夜——
一面巨大的鏡，照著人間的悲歡
又如一粒白色藥丸，供憔悴的異鄉人
吞服

濕潤的溫情，包圍著逝去的臉孔
村前的曬穀場，依然有隱約的笑聲
在敲打一生的重負
在試圖喚醒沉睡的群山

■海瑛

1974年出生，本名方海英，廣東江門
台山人，著有文集《柔若彩虹》。

黃昏

晨鐘暮燈忽略不計
朝花舊事忽略不計
一路向西
沒有人行色匆匆
沒有風突如其來

落日未落
我將真相隱匿於海天一色
在檸檬樹的緘默中
拈足飄起。所有悲愴
終將在身後逝去
人生必得安樂

■周小權

1973年出生於湖南新田，現居廣東江門開平。

荷花辭

身居鄉野，一幅畫
為幽靜而生

只因堅守荷塘
動如流水的光陰

荷葉捧出綠意，以裙裾的名義
高於水

一為亭亭，二為玉立
三為花樣年華撐起容顏

魚兒的世界，低於水面
卻不及蓮藕的虛心和淡定

蛙鳴鼓噪的意境，終就空空如也
雨滴偶獻殷勤也只限於模仿，蜻蜓點水

世風輕浮，多變，滿目滄桑
唯有荷花，是認淤泥為養母的人

■李茜

1980年生於四川，現居廣東江門。
2017年個人作品集《遍地蒹葭》。

白月光

獨留你在一角清涼
你緘默著
從燈花垂落的江南故里
蕩滌心中纏綿未去的時光

獨留你在一角清涼
你孤獨著

繞過四季流轉的蜿蜒
明淨秋水長天的雲影波光

獨留你在一角清涼
你溫柔著
彷彿一段宿緣
靜綻心底
素影亭亭卻煢煢傲立的光亮

坐上艖公的小船
水面點點殘荷
於幽深處 邂逅這
狂塵中的定水
沸鼎外的輕風

■星草

1969年出生，本名牛淑鳳，山西古縣人，現居廣東江門。著有詩集《坐南想北》。

黎明的雪

吱呀——
一個女人推開柴門
才發覺她驚動了灰色的天
才發覺她驚動了地上的夢

蓋著灰色的薄薄的被子
也透著光芒的白銀的好夢

從哪裡竄出一隻兔子
披開雪下的厚厚的碎玉米秸杆
然後迅疾地消失在遠處
不管身後的小路又悄悄地合攏

還是不小心
把這個世界完整的寂靜撕了個裂口

凌厲的稍微有些腫脹的枝桠
是清澈一點點侵吞灰暗的見證人
越來越晃眼的白銀睜開眼睛
他們無聲的力量把女人逼回自己的角落

■李白雲

1963年出生，廣東江門水南人，著有詩集《起行與流經》。

鄉下印象

這條村道，今天已走了五次
每個腳印都似是新的
鞋，其實很舊
時間在記憶的平原
挖了一個大坑，跨不過
只好拿起鏟子暗中填埋
或許，天邊的晚霞能幫我
一招手就降下來

冒煙的磚窯和麻樹林呢
它們曾經是蚊蟲的駐地
那條橫跨排灌渠的小徑
曾把河堤的葵葉交給我
如今，磚坯場裡的泥漿和山草
不能跟著我的魚簍回來
呼吸中的牛屎豬尿味
是由想像添加的

我無法確定
丟到井裡的水桶
是否還在冒泡
繩子是否仍在轉圈打結
井口已經收窄，加了蓋
強行伸進去的手
撈不動沉到底部的歲月
抽回時已是長滿青苔

■媯娜

1956年出生於北京，現居廣東江門，蒙古族。著有詩集《聽風》、散文隨筆集《心猿足音》、散文詩集《驛站深處》等多部。

闖進浴室的青蛾

就這樣悄悄闖進浴室
臥在雪白的瓷磚上
青色的寂寥霎時瀰漫起來
是躲避天敵的追捕
還是厭倦了花紅柳綠
是安頓輕靈的魂魄
還是尋找昔日的房舍
淡綠色的雙翅
紗一般地織出經絡
投影在白色的牆壁上
安靜地宛如一片落葉

一只青蛾 就這樣悄悄
悄悄地闖進了浴室
它真的不再想念
窗外的光明

■黎翠媚

1980年後生人，江門本土年輕詩人。

小小的我

大大的我裡面住著一個小小的我
她穿著一身白衣裳
在快樂的遊蕩
裊裊炊煙
三五知己在旁
夕陽西下
月勾兒掛在天堂
媽媽在遠方
溫柔的呢喃柔軟了我的胸膛
夢醒了 淚沾濕了臉龐

●江門詩群下輯

■冬夢

與時間對視

——有贈嶺南人兄

窗開了
風吹進來

詩再重寫
詩再翻讀

紅霞滿天
為什麼還要在窗前
看模糊的黃昏落日

遠離城市燈火
與時間對視
我需要不需要
關窗前
繼續讓回憶徐徐隨風而入

公園草坪上，我 偶遇一隻鳥

玫瑰要你去想
情人節

粽子要你去想
詩人節

月餅要你去想
中秋節

春天要你去想什麼呢
只要你
悠閒地到處看看
今晨
公園草坪上
我偶遇一隻鳥
將春天的早餐

■彭國全

堆雪人

一、
我用紐約的大雪
在後院堆起童年就想像的雪人
童年也飄然出來
掰開雪人的眼睛
互相對視，更加親近
擤一擤鼻子，動一動嘴唇
顯得生氣勃勃，溢出言笑
童年和雪人
倆倆仿如舊雨新知聚會

二、
我曾站在大西洋堤岸遙望天邊
在滔滔貫耳的大洋濤聲中細辨
尋找家鄉海濤的餘音
南海濤聲很美，有獨特的廣東
音樂連綺音
我把囤在童年的南海白浪花
捧出來
給雪人上裝，融入鄉思中
好讓心曲和鳴海韻

2018,12,12 夜

吃得
只剩下一片
綠

春風不相識
何事入羅幃*

*詩句來自李白五言古詩〈春思〉。

■非馬

文藝復興配偶

現在我知道為什麼
我被稱為文藝復興男人
原來我太太是個
文藝復興女人

她有個好婚姻
我相信
而她也忠於我
至少到目前
何況還生了兩個兒子

但說真心話
我會樂意拿文藝復興男人
這個花哨的頭銜
去交換一個
美麗可愛的女兒

附注：“文藝復興女人”在網絡上有各色各樣的定義，如“一個對許多事物有興趣及知識的女人”；“一個具有廣泛智力興趣並在藝術及科學領域都有成就的女人”等等。而根據一個叫“巴特而比”網站上的一篇文章：“文藝復興女人是一個有好婚姻，忠於丈夫並生下男孩子的女人”。

Renaissance Couple

Now I realize
I am a Renaissance man
since my wife
is a Renaissance woman

She married well
I believe
and has been loyal to me
at least so far
and gave birth to two boys

But to tell the truth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swap the fancy title
of Renaissance man
for a wonderful and lovely daughter

■陳葆珍

老榕樹

門前的老榕
蒼勁挺拔
剛抖去
身上的雪花
吐出綠芽
出落成一把
大綠傘
盛夏
人們都喜歡它
而它
比誰都最早迎接
朝霞

Note: There are various definitions of Renaissance woman on the Internet, such as "A woman who is interested in and knows a lot about many things"; "A woman who has broad intellectual interests and is accomplished in areas of both the arts and the sciences", etc. And according to an essay on *bartleby.com*: "……A Renaissance woman is supposed to marry well, be loyal to her husband and give birth to boys."

隧道

不忍見人們氣喘呼呼
攀爬它的背脊

山
打開了一個
小小的
心門

TUNNEL

can't bear to watch
people breathlessly climbing
on its back

the mountain
opens up
a little door
in its heart

■嶺南人

煙花三月，夢回

維園

煙花三月，夢回維園
走了一圈，再走一圈

三月維園
洋紫荊粉紅深紫
相思樹翠綠如玉
翠綠裡，斑鳩在叫晴
——鶉鴝——咕！

路邊，椅子空空蕩蕩
看不見華髮蒼蒼的老人
看不見吊在樹上的鳥籠
行人道上，落英繽紛
草地上，看不見舞劍
與打太極的身影

偶爾，行色匆匆的行人匆匆走過
那背影，愈走愈遠……

窗外，車聲人聲
把我吵醒

2020年3月9日曼谷

飛魚

——和冬夢〈魚語〉

三月東海，飛魚洄游
像鮭魚回鄉，浮出水面
縱身飛躍

水花繽紛
千樹萬樹梨花開
給海給天看看

2020年2月28日曼谷

■向明

失真

一張帶箭的招魂令
射來了
我還沒有站穩
便向我穿心

這年齡
還有什麼剩餘可留戀的呢？
除了偶爾還可吐兩句詩
卻都不是蠶吐的絲一樣
可帶來溫暖
頂多只有澈骨的寒冷

這周遭雲集的病媒源
早已讓我詩的靈敏度
失真
除了靈魂
一直在強作鎮定

2020/1/26

忍讓

知道自己只是一粒小小的瓢虫
不抱怨只能生存在髒污的角落

知道敵不過蜜蜂針刺般的利嘴
油菜花儘量把蕊大大的盛開

知道無能把監禁的門鎖大打開
囚徒把腦門敞開得像天空一樣

信心堅如鐵石也不敵蛇蝎誘惑
那個拿撒拉木匠伸出了雙手
讓鐵釘釘死自己在十字架上

2020/2/12

■銀髮

人生七十古來稀

讓我先走吧
我們似乎都逐漸忘記了前塵
往事隨冷風
徐徐吹到了腦後

我們回頭
或者依稀可以辨認
枯枝上親友們隱現的音容笑貌

我情願安然先走
縱使
留給你
或許是無窮的孤苦

不過冬天沒有太多的花朵
火葬後沒有墳墓
就不必

為傳說中的蝴蝶而胡思亂想了

請勿議論
為逝者在葬禮上燒的金銀錫箔
洋房汽車等冥器
那祇不過是灰燼而已

正如我們所預先選擇的
終歸焚化為灰燼的
火葬

冬天出來晨運
就知道什麼叫做冷清
與蕭索

還是讓我先走吧
我們似乎都逐漸忘記了前塵
往事隨冷風
徐徐吹到了腦後

2020-02-02 北卡

■魏鵬展

路邊樹上的巢

飛過石屎、燈柱
在一棵沒有蟲子的
樹上，找個
不顯眼的位置
築了巢
巢很小
風吹，會搖動
雨下了
濕透，令人很冷
園裏的樹落了葉
叼在巢裏
可以取暖
人來人往的路上
有一棵樹
樹上有鳥聲

2020年2月29日 傍晚

遮醜板

走在板前
無法遮光
光禿禿的腳
風吹過
很冷
走在板後
伸手舉物
轉身
心很痛
凝視遮醜板
褪了色的油漆
酸溜溜的

2020年1月31日 深夜

■ 嚴力

寫 詩

卡在接不下去的句子時
是會寢食難安的
你會情不自禁地
設計某種常理的約會
也時常遞錯紙條送錯花
此時的天馬行空
倍感沒有著落的宇宙過於空闊

卡在接不下去的句子時
就盼望緣分這個詞
能在身邊晃來晃去
而另闢蹊徑的說法
則沒有腿腳的應聘

卡在接不下去的句子時
必會追求悟性
境界之高但沒有瓊樓接應
懸在那裡的姿勢
與你斷片的思緒相映成輝

卡在接不下去的句子時
當然會順勢嫁娶流行的句子
而那些標準化的妻子或丈夫
早就在他人的詩裡生了兒
也育了女

而此時此刻
卡住的句子正式隆重地邀請我
與它的手下下棋

2019.5.

■ 輕鳴

Xiāng 思

立
春
是料峭的山峰
是氣節的嶙峋
峽谷般的搖籃，搖天晃地
踏著母親哼唱的兒歌的旋律，蹣跚起步
步步崎嶇，恰似不屈的屈原生平的不平
萬里殊途（不是羅伯特·弗羅斯特所說的
歧路）
勇闖，闖進美利堅的大寒
耀眼的冰凌

倒
掛
殖民主新房（抑或是心房？）的
檐下，天真的瞳人真切探視，無法
穿越國產百葉遮掩的凸窗
麻醉在手術臺上，就像
艾略特情歌中朝天空慢慢鋪展著的黃昏
激光增長目力的力矩，找準支點
撬開厚重的硝煙，追蹤
雙子粉身的碎骨中飛出的那隻白鴿
逡巡在紀念碑、紀念堂、紀念牆的上方
航母飛雞火箭搗蛋
毒氣 wù máí 骷髏 fèixū
驚蟄的驚雷驚醒夢中的遊魂
清明的清流流出深葬的情 shāng
霜降肅殺，蒹葭無雙
大雪飄香，罌粟血光
遼闊的紙面，溝壑橫行
猶如祖父額頭上那一道道生動的皺紋
每一道都在傾訴一個講不完的故事
結構破碎，情 jié 離奇
無意識的洪流，黑色幽默翻滾
沖刷不掉黃銅的胴體上 kè 滿的 hàn zì

■ 戴珏

你來到我身邊

看我，
是為了享受陽光，
或欣賞風景，
或羨慕精美的陳設，
並非真的看我。

有時你看我，
是為了觀察自己。
有時你神色迷幻，
對著我自言自語；
有時你怒容滿面，
惡聲不絕，
甚至向我潑水，扔東西，
甚至一拳將我擊碎，
於是我也割傷了你的手。
然而我知道
你念叨或怨恨的
並不是我。

你只在視覺模糊或口渴的時候，
在觸摸或把持著我的時候，
在我滿身灰塵或曬得黝黑的時候，
在我流淌著汗水甚至淚水的時候，
意識到我的存在，
因為我透明，
因為我反映。

2019年寄自上海

Xiāng：鄉、相
Wù máí：霧霾、物埋
Fèixū：肺虛、廢墟
Shāng：熵、商、傷、殤
Jié：節、結
Kè：課、客、刻
Hàn zì：汗漬、漢字。

■魯鳴

我看見那個聲音

我看見那個聲音
就像我說出弟妹而引起異議
看見一如既往，懷念從前
看見一起吃瓜，用視覺享受盛宴之外的想像
我樂意做叛逆少年。

那聲音掉在地上
深入虎穴，亦深入庭院。

看見方向，看見九萬年的歷史悠久
在陶醉季節，我錯過了車站
老舊的輪子不斷轉動
我問自己是不是要繼續向前
聲音震耳欲聾，我看見人們走在大街的節奏。

那聲音騰躍天空
傳到遠方，少有人欣賞。

我還是看見了它
它旋律響起，非常熱烈
下雨，下雪，風起雲湧，陽光十分明媚
這些不同的景色宜人優美，人們排名排隊
我看到了隱藏的故事，流言四起。

那聲音意猶未盡
背後一定很好看，花開花敗。

我早就知道，聲音裡總有日常情節
所以，我無法回答它裡面的虛構是不是比
生活更精彩
或者說，聲音超越了它自己，超越了我的看見
既使我不懂，至少看到了腳步加快的趨勢
那是必然過程，我看見了。

■老哈

孤 傲

什麼都不是我的。
車不是我的，房子不是我的，
連自己的孩子也不聽我的。
自己寫的詩，寫下的所有文字，
也是東拼西湊，借鑑別人的。
即便是那些腦海裡的想法，
除非趕緊寫下來，也會轉瞬即逝，
從來就不屬於自己。
我所有的
只有自己，還有自己
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孤獨。
我不知道該做什麼，
從來就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從來都沒有。
孤家寡人，也不過如此。
在無垠的蒼穹下，我為自己驕傲。

2020.2.25

笑 容

鮮紅的血液慢慢凝結
成為紫黑色的潰瘍
腦海裏不再浮現
那曾經誘人無比的笑容
說出莎啞娜拉的櫻唇
業已化為面目猙獰
超光速遠去的
星際黑洞

2019.12.13-2020.2.21

■徐夢陽

信用卡

有時候用它
好像空氣
吸來吸去
不用顧慮
到了月底帳單來臨
就開始窒息
發現自己
怎麼跳進陷阱
琳瑯滿目的商品
其實不便宜
只是一卡在手
刷刷刷
一下子
就成了奴隸
扛在肩膀的重量
已壓垮自己
就算多會跑
也無法逃避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世賓

大地（一）

是它盛裝著一切——
那消逝的，和未到來的
山野、城市、愛人和仇敵
以及你偶爾閃現的念頭
你的存在，它盛放過
你的消逝，它也不會錯過
無論你如何遠離，都無法
僭越它的疆土，無論你以什麼方式拒絕
都被它包容
愛情、戰火、墳墓只是它身上小小的隆起
又會很快平復
如果它感到愉悅，流水和微風
會行使肯定的權力；如果它發怒
海嘯和山崩會摧毀悅耳的琴弦
因為它的意志才是唯一的真理
我們可以用人類的感受定義它的心情
但，實質卻是：我們只是用我們的小心眼
不自量力的揣摩
大地沒有恨，愛才是它唯一的情感
它的毀滅基於建設
它的歌唱基於讚賞

2018.12.2 廣州

大地（二）

大地不欺人。速朽的
和那令人焦慮的，都一視同仁
沒有比它更包容的故鄉了

花朵和肉體任其開放而後凋謝
愛恨綿綿，總有枯竭的一刻
而大地，從不嘲弄

2018.12.3 廣州

■俞昌雄

彈弓與灰鵲

石子高過髮際穿躍河岸在柳樹的
上端，擦著灰鵲的身體射向雲層
那手舉彈弓的孩子，緊接著摸出
另一枚石子，而灰鵲已掠過頭頂

隨風搖擺的柳條宛如灰鵲的影子
它飛過，弧線如一道被刻下的光
孩子迷戀著，想要命定中的飛翔
而捕獲與殺生像石子背後的石子

灰鵲啊灰鵲，世間有無數的喪服
一層一層地剝開又一件件地披上
死人在活人中叫喊，活人仍躲避
那堅硬的石子，石子背後的彈弓

我有時凝視自己的手，介於石子和
彈弓間的手，雪崩一樣傾瀉著
大朵大朵的雲從指甲上滾了下來
而那灰鵲撲閃著，直逼我的心臟

貴婦和她們的狗

小區裡有很多貴婦
她們養狗，拖著長長的花繩
夏天出門溜躑
冬日，就一個勁抱在手上

那些狗彼此都認識，但沒有往來
貴婦也是，打扮得十分漂亮
但從不和陌生人說話

那些狗很少叫出聲來
它們乖乖順順，閃著嬰兒般的
幻覺，多麼神奇的物種
走在路上都拖著主人的影子

貴婦最愛那樣的時刻
小區外有很多驚羨的目光，她們
不躲閃，只裹著翹翹的尾巴

2019 寄自福州

■施漢威

不如歸去

蹄聲難再清脆俐落
蹄革磨損
腳步蹣跚

撲臉風塵厚厚堆積
千百里路程梗阻險峻
孤獨顛躓流離

無心再伏櫪
前途夜色盡蒼茫

我已疲憊
疲憊於世道涼薄
我已頹喪
頹喪於人性卑賤

不如歸去
賞花竹籬下
讀詩西窗旁
黃昏觀歸鳥灑彩霞
晚來邀月共飲
醉個對影成三人

狩獵繆思

提上獵槍
莽林深處搜索
有時枝搖花擺
有時獸影閃掠
歸時滿載
也許
兩手空空

1.3.2020 越南

■北塔

窗外 ——花園正在離我們遠去

花園正在離我們遠去，
在整座城市、整個院子
被稱為花園的時候，
花園正在離我們遠去。

推土機如野豬闖入，
啃掉了正在授粉的果樹，
咬斷了正在攀緣的藤條，
暖房被轟然掀倒。

踏滅火焰似的花朵，
滿地是來不及逃走的陶罐碎片，
泥土如處女的衣服被扯開，
羞怯的根部被迫裸露在外。

這一切都將消逝，
喜鵲的調笑、烏鴉的哀鳴、
連同詭秘的蝙蝠、執著的布穀、
夜色中新鮮的吻痕。

一切都將消逝，
蚯蚓往深處更深處鑽，
再不會有出土的一天，
再不會有蟋蟀的伴唱。

再不會有遠方的蜜蜂，
聞香而來，攜香而去；
夜半的柿子掉下來，
再也砸不到情侶的影蹤。

那撲蝶的少年將像一根火柴，
躲在火盆的角落裡，
隨時準備以自焚的代價，
點燃一朵夢中的玫瑰。

花園退縮為花瓶，
綠草只在筆端茂盛。
一座花園就這樣蛻變成
我手中的一截木柄……

■宋逖

邂逅 ——給古蓓茹 Beiru 和我的朋友們

不要認出我們的繆斯，在這個秋天 ——題記

“如果沒有一間中產階級的廚房，比如馬克·斯特蘭德那樣的，
你又怎能邀請 Beiru 來喝咖啡。”

或者她會回頭找闖入我的書房彈巴赫的洋蔥小姐

在秋天的地藏庵南，我思考這樣的問題時

“宋逖！”我被人喊了名字

是誰？我抬頭看著迎面開來的房車裡多麼異國化的女性

“是我的繆斯，還是來自里斯本的女教授，她有著褐色眼珠”

我承認，我在那個瞬間沒有認出她來

我的姐妹，妳卻有著里斯本的美

照耀著平民區的地藏庵南

也讓我不能遲疑地說出妳的名字

即使在我的夢中

是她，勇敢地駕駛著吉普車

在鐵幕深處的邊界檢查所

向哨兵遞出二本臨時護照

即使在夢中，我想認出她時

在流亡的鐵雨中，她是阿赫瑪托娃的撐傘人

“下次我們來你家做客。” Beiru 對我的笑容
有多麼強烈的南格魯吉亞氣息啊

在她搖起車窗之前，我感到我已經走了很久

面對她，我的繆斯

遞出了兩本護照

不是為了流亡，而是為了我們為找到鐵幕的邊界而流淚

“你們要去哪裡？在這個冷秋天”

我總是感到我的流亡手稿和我的那台里斯本打字機就在她的車上
我目送她們的車加速離開

“親愛的 Beiru，如果路過檢查站時，

紅軍檢查你車後的那十幾個箱子該怎麼辦？”

2019年寄自北京

■黃德涵

兩座墳

兩座墳，在半坡上
你看著我，我看著你
斜斜的日子，風，鳥
陽光，在他們之間來往
產生冷暖和聲音
雨潛伏下來，捧出
一朵朵花，送給彼此
兩座墳漸漸躲進
一片矮矮的綠蔭下
只是每年清明節
才裸露出來，有了距離

在福利院

清晨，老人咳出
一個個舊人，起床
把皺紋疊成被子
把床單牽伸展
鏡前，臉又蒼老了些
吃飯，打牌，看電視
坐悶了，出去走走
看人流匆匆，怕丟失
還是回來守著自己
傍晚，老年機像蟋蟀
噝噝的微光
被老人抓在手裡

鄉下的麻雀

像坨泥巴，散發
噝噝啞啞的鄉土氣
它舞動小翅膀
在低處飛
把花香搬來搬去
它雙腳如根
眼睛露珠般清亮
在它的小喜歡中

■蘇鳳

封 禁

海推送的波瀾
沒有邊界
一個人呼吸所及之處
跨越大洋

連他最懷想的人
亦在自己的閣樓禁足
旅遊史如此無辜

把尾冬打掃乾淨
拒絕成為春天的囚徒
再遇時宛如初見

2020年寄自加拿大

莊稼成熟，稻草人
越來越時尚
它死後也不知
變作了哪一坨泥巴

父親的累病

站著累，坐著累
躺在床上大口喘氣
父親也喊累
累，是他的養身病

大半輩子在鹽場燒鹽
他呼吸過太多鹵煙
咽下太多累，落下肺氣腫
每口氣都重如山

父親帶走了累病
留下鹽的鹹澀
潛在汗水裡
再苦，我們也不覺得累

2020年寄自四川自貢

■樓娜

筆記詩

(一)
昨日的大雪已經停了
只有那群樹木
輕輕下著自己的雪

(二)
深色的夜
緩慢地在芭蕉葉上凝結
一隻黑色的貓
驟然從灰牆上躍下
只打落了一顆
透明的夢

(四)
夜晚的雪和白日的冰
堆疊在一起
紅色的榭寄生丟下一顆果實
只有雪目睹它的軌跡

(五)
想變小
小到能鑽進雪花之間的縫隙
那樣，每落一場雪
就有了無數的宅居

(六)
筆刷上的羊毛
拂過畫布
像一個柔軟的吻

(七)
一，二，三
一片樹葉和一片雪花約好
一起墜落

■莊海君

回不去的故鄉

心中的那片原野，夜夜不眠
思念中，一些名字漸漸消逝
我們總能在太陽底下，偽裝自己
喊出門牌上的號碼，泣不成聲
默許著來自事物之外的事物
或許，我們都是局外人
看夕陽途經身體，聚成暮色
看那些街燈下不完整的影子
看親人給親人轉山、背河、鋤月
直至我們成了遙遠的人世
或許，那場秋雨並未遠去

祖母書

蒼茫無際的大黃昏，人間草木
一條小溪挽起一些彎曲的聲音
暮光與夜色同時到達，炊煙安靜
西風幾時瘦了門前的孤影
看清了被抱養的命運，與飢荒往事
兒子的時光帖折成了一片土地
多少荒野都在眼裡，蒼白老去
夕陽那麼絢麗，她沒有時間想像
趕飲一口井水，白天晝符夜裡唱曲
樹上流年，她一伸手就能抓住的
高於塵世。我們的遠方止於這裡
拒絕秋天的所有來訪

秋風辭

歲月沉默於我，如秋風殺
躁動著這片白茫茫的夜
想起父親、祖父，他們的名字
依次寫在我要經過的路口
我沒有數清，痛疼的夜是個深淵
卑微的行走著，寂靜還是寂靜
我挖開泥土，挖更深的一寸
把自己種下，吻火悲秋
太多的事物背向我，次第凋零
塵埃覆蓋。我要去的遠方
是在一個安靜的夜裡決定的

■思鄉

二 月

春寒料峭
二月多情，它是團聚的日子
年味與湯圓溫暖了思念
它又是離愁的季節
追尋的船槳
養壯新年，隨後又瘦了鄉音

故鄉泥土的芳香
在雪與春之間生長
日子許下承諾
一顆心飛奔，燃燒的激情
正用目光丈量三月的
色彩與渴望

我裝不下天空

靜夜，我用失神的眼簾
盯著異域的夜空
星星眨著掩飾的目光
月亮很瘦

一團火，一盞燈
照亮遠方的路
一個夢，一份情
撞不破深邃的夜空

我裝不下這片天
只有用一闕詞
丈量一顆心
期待黎明

春 韻

春，衝破冬的禁錮
幾尾小魚跳出冰封的陰影
太陽傾斜一個角
絲絲綠意

■琉璃

孤獨的樣子

孤獨，長什麼樣？
我要去找他
看看他
到底是男，還是女？

有人說，他住在深夜巷 12 號
我背起時間，
走進深夜巷，推開一扇大鐵門
數著門牌號：

11 號、11.5 號、12.5 號

12 號呢？

喔！

11.5 號&12.5 號中間，
一條細細的門牌——12 號，
它正是我要找的，
我，用力，再用力
用力擠進門縫裡——

我說：哈囉！

有人在嗎？

……哈囉！有人在嗎？

——迴音回答我

我，一個人在屋內

……等，等孤獨回家……

2020 年寄自台灣新竹

正被陽光輕柔地鋪展開來

破土而出的小草
含笑的花蕾
都在大口吸吮清新的空氣

二月輕盈的身影
在湖面蕩漾
微笑的漣漪裝滿春的足音

■童童

黑白

我想到了百合花開
這樣房間
綻放的瞬即，不見得你會理解
我也不知道隨意的感受
顯得卑微。
可曾想過名字
草窩記憶
或青春時代摯友的某種意義
黑白，我不情願孤獨
你也是。
某種疲憊與聚散
“美好的總過於陰暗。”
——夕陽緩緩落下那一刻
萬物靜默
似雲海，存在
消亡，入土為安。
(那種永遠，那麼勇敢。)

沉默

言語無法企及
比如我喜歡細雨中青磚黑瓦
內心虛無的矛盾
憂傷，猶如坐動車穿過城市、道路
與離你反方向的陌生距離
不知彼此可持續多久
但這珍貴，你始終懼怕他離你而去
歷遍山河
似古老的豎琴
它的音符
山澗溪流、雛菊
霧靄與遙遠的飛鳥
我們沉默
回憶初見，而保存至今。

2019年寄自荷蘭

■天竹

走過雨季

下雨的時候
心，泣泣瀝瀝
這種單調垂直的聲音
沒有任何指向
等與不等都可能是錯

為什麼不讓
虛構的真實更多點真實
躺入風的懷抱
卸下一生的固執

這樣的雨
曾一次次漫過心扉
如緩緩鋪開的信紙
讓我總想在上面
寫下幾個字或者一首詩

如一個走失的童話
可以隔著雨
看時間把時間變得遙遠
任一絲惆悵
漂泊在記憶的畫卷

秋月

無論從哪個角度
你豐滿的體態與神情
都是一個完美的句號

讓所有真實與虛幻的燥動
沿著你柔軟的海岸
靜靜停靠

而我
終於可以與你一起
細數星辰
慢嚼月光下秋水微漾

像很久很久以前
當時光如花苞初綻
當每一處依然有蘆塘，桔樹
婷婷裊裊的炊煙
和一聲晶瑩的呼喚

■水央

寂靜之聲

三伏天的晨六時
外面的空氣像果凍
百鳥齊鳴
唱開天地之新日
兩隻野火雞在一家屋前
悠閑覓食
一個男人在溜一條狗
海邊的一隻白鷺
展翅掠水而飛
影成雙
海面是一大片
藍綠色的綢緞
牛奶般潤滑
沙灘被我小跑的脚步
溫柔喚醒
金色的晨光
亮在林木頂梢
小島在蘇醒
露出了朝陽中
溫暖的面龐

人天共此時

中秋一早就下雨
風嗚咽
雨戚戚
黃昏雨住
天依然愁雲滿面
沒想到夜幕拉下
周身彩暈的明月
準時靜靜升空
光華天地
凝望白玉盤
又見到了以前年年這會兒
奶奶給全家做的那張
洗面盆那麼大的
月餅

■圖雅

瑪 莎

拍了39年人世
最後寂寞離開人世
在世時一張照片都不示人
去世後她拍的照片被公開
全是黑白
其中一張讓我不安起來

一條狗嘴巴戴了套子
一個製作精良的套子
一個鐵籠似的套子
套住了流淌的口水
套住了吻異性的唇
套住了汪汪的叫聲
套住了困頓的哈欠
它撐直前腿
坐在列林格勒廣場上

照片下寫有1981
這年瑪莎失業
被迫接受思想治療

星 光

星光它什麼也照不了
它們是天上的螢火蟲

細 膩

他說寫不出特朗斯特羅姆式的詩
那種細膩搞不出來

燈光照在三個人的臉上
燈光把三個人的輪廓深刻地呈現出來
夜晚的，此刻的，沉思的表情

略去了多餘的部份

2019年寄自天津

■田園

根

一、
梢頭零星的掛果
像心事一樣
左右搖擺

暗香浮動的夜晚
並非每個人都能承受
生命之輕 之重

我沒有必要再動一下
溪水的歌唱
那麼清爽
娓娓道來的模樣
輕柔 嫵媚 淒絕哀婉

健康的陽光
照亮歲月的傷寒
我的表情單調
綠葉下的希望
盤根錯節
被秋風刪減

二、
匍匐在中年的時光
回顧沾水的青蔥
那條回家的路 很長
聽見兒的喊聲
娘的站立
略顯疲憊 和驚慌

清風與明月共剪
窗外
間或三兩句 蟋蟀蟲鳴

母愛如弦
我在前
往事在後
納頭而拜

■岸賢

祖 國

不只有紅
還有彩虹的其他七種顏色
或者更多
我愛的祖國
不單只有習大大今天的中國夢
還有昨天
包括
鄧氏的承諾
魯平的儒雅
朱鎔基的祝福
還有很多
和很久以前
當然還有當年和現代青年人的理想

祖國啊
你有遼闊的大地
在您這遼闊的大地上
指揮江山的人
還應有對待您子民的寬容仁慈
而我們的愛
不止是奉承
還有大家的痛
還有你的真話

2019年寄自香港

抵消你七十年的奔忙

弦斷誰聽
無端生出一段閑愁
那些關於故鄉的
蛛絲馬跡
如同潑墨的寫意
尋找著土地的榮光

2019年寄自山西

■桑克

午後

1. 迷迷糊糊，走在牛的身後。
不是我趕著你，而是你牽著我。
你的虛幻之繩，是慢條斯理，
是你對命運深刻而全面的小注：
有什麼值得著急？天命每一個人，
為夜的花髮染上自己的顏色。
我嚼著這些，出了院門，
到了主街——兩路拼湊而成。
拖拉機走在矮路，我和你走在高路。
他的履帶碾門，彷彿多部輪唱，
而我和你，沉默，只聽見
彼此鼻孔裡的呼吸，節奏均勻，
似乎有一種古怪的默契。
2. 我和你脫離公路，在草甸上
浮動，彷彿無槳扁舟，六神無主。
細草之浪凶猛翻滾，似乎押著
中文裡沒有一個韻腳。
這是大風的恩寵，大風的急症，
他也傳染給你黑白的毛衣，
我陳舊而舒適的袍服。
他探究，顫慄的你和我，
更似離殼之後的魂魄，輕而又輕，
狀態也異常輕鬆：
我們與世無爭，塵世也與我們無爭。
大家都在浮動，沒有目的，
彷彿只是順帶著把草送到胃部。
3. 陽光白花花，我只有低頭，
和你一樣。我是被迫的，而你不是。
陽光不白，你也低頭，
彷彿陽光天天是白花花，
彷彿你天生就是這麼自由。
我有點兒小妒忌，有點兒小暈眩，

但還能站住，不用扶那次生的楊樹。
它們火後出生，不認識任何災禍，
它們快樂成長，蠻橫地甩動
碧綠而繚亂的鬃毛。
我奮力抬頭，遠處農場的住宅，
一列一列，猶如火車的車廂，
有的靜靜獨立，有的冒著黑煙。

4. 漸行漸遠，別的人，別的牛，
消失在天際，或者山腳。
這裡只剩一頭黑白花乳牛，一個我。
我突然自私地高興起來，
對著空曠的草甸，笑了一下，
又迅速收回，彷彿什麼也沒發生，
什麼也沒看見，神，或者路過的雲。
你關注野草精微的變化，
而我關心的只是我——多麼可怕的
關心——這是一個嶄新的發現。
為此，我甩了一下鞭子，
而且，我沒注意它響不響，
但胳膊的幅度卻明顯增大。

5. 間或坦克駛過，間或停車，
跳下三個人，撒尿，對著我們，
對著陌生的外省和空氣。
我沒覺得侮辱，隔得太遠，
模糊的身影一拱一縮，彷彿蚯蚓。
你也沒覺得，你的身心全被
尾巴上的牛虻吸引。他們頑皮，
而且任性，你用心玩著
貓鼠遊戲，尾巴不規則地擺動。
從前，我見不得這些，
會衝上去轟趕，以為這是你的麻煩，
而現在則袖手旁觀，
充分尊重你唯一的樂趣。

2019年寄自哈爾濱

■高潤清

閱讀詩人

——拜讀林煥彰老師分享〈心中之
痛、有陽光，正好〉讀後記

疤痕

多綺麗的記憶
在雲裡烙成一幅
夢幻之詩

不能輕撫妳的臉頰
在茫茫人海中
剝落成 疤痕

妳曾伴隨我的蹤影
在烈焰下凝思
啊！眺望飄逸的舞
盎然編織一首旋律

聽！悠揚組曲
轟然雨驟裡
如畫清麗
愕然！帶不走永遠的痛

光影

陽光
從不藏私
有心人偏愛
種一棵樹
築一幢大廈
挖個涵洞、修座橋
讓光影伸縮自如

人們都愛絢麗
抓住光亮
投射詩人的筆
寫出比陽光更陽光
一首又一首詩人的光

2020年3月8日寫於雙連坡

悲愴四章

第一章：水中的瓷片

走進上林湖，或者在這之前
我看到古瓷片在水中時隱時現
猶如女人的面容
在淚光裏閃動……
水邊的石頭上
站滿了時間之鳥，假寐，或死去
轉眼間已飛入事實的內部。
我看到瓷器在水中
土崩瓦解，如一個王朝的毀滅。
瓷器還原為礦石、粘土
和焦黑的窯工之手
它們在空氣中運動、墜落
或者在波斯灣和貴妃們的紅唇邊
找到自己的墓地。
沒有什麼比這瓷片更熱烈，更寒冷。
生命源自泥土
又以泥土表達生命。
火燃起來了，手指顫抖著
土坯在窯門中發紅、成型為
另一種新的物質
矽酸鹽的分子結構中
人類的想像力可歌可泣
我看到一雙女性之手
巨大、無私，傷痕累累的掌紋
貫穿幾十個世紀。而男人的手
從來都是用來煉鐵鑄劍
殺戮同胞和自己的影子
干將莫邪鑄就後，所謂歷史
便是殺和被殺的循環往復
血沃中原、赤土千里。
在哀鴻的舞蹈中，女人們
一次次重建家園
她們用乳汁浸潤泥土
按照氏族故事勾描圖案
在生育嬰兒和絕望的同時
讓瓷器從她們的肉體深處源源產出

供皇帝飲酒
供將士們大展宏圖
直到把它們擊得粉碎
直到每一寸國土都留下白矻矻的屍骨
在這裏，瓷器和劍皆屬虛無
它們呈現出事實的兩個方向
陰陽互補，儒道兩極，不可或缺
至高無上的
是性和獨裁者的意志。
沒有劍，一棵樹將長出無數頭顱
而沒有瓷器，國家
這一杯水早已在時光中流失殆盡。
一個瓷器的誕生
需要幾千年的智慧、火候和犧牲。
它典雅、完美、釉彩斑斕
像真理一樣堅硬而脆弱
擊碎它只不過剎那之間
而沈默是漫長的。
一種哲學，從破壞出發
走向更大規模的破壞，直至遺忘。
這個世界
完整的瓷器已不復存在
它不是玻璃，可以回爐再造
也不是某些學說，破產了
還可以作另一種詮釋。
非物質的瓷器碎了，就變成物質
實實在在，從虛構的體系中墜落下來
重新回歸泥土和水
瓷片在水中，鳥在風中，手
在火與石之間
這隻手是我的
冷酷、尖銳、一閃而過
它無法拒絕劍
卻能夠拒絕瓷器的宿命和眼淚。
這支筆是我的
在時間裏書寫，踽踽而行
逼近瓷片所經歷和達到的高度。
詩人的名字早已破碎
如上林湖的廢墟
但我的詩將和那些碎瓷片一起
在永遠的水中得到安寧。

康橋

徐志摩死了，靜靜的康河一去不復返。事
過境遷，今日之康橋上，人來人往，喧喧
嚷嚷，猶如菜市場。只是橋頭多了一塊白
雲石，上面雕刻著幾行字，“輕輕的我走
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接連石頭的是一條
小徑，曲折蜿蜒地指向國王學院教堂尖頂
上的一朵白雲，遙遙相望。

幾十年過去，康橋石身依舊，風韻猶存；
康河裏也輕舟如往，獨不見當年的才子佳
人，風花雪月。唯十米木舟擁擠擠，人頭
攢動，都是慕名而來的觀光客。

附雅人流，我也登上無帆的小舟，任手撐
長竿的導遊流放，在他娓娓動聽如數家珍
的流水賬裡，一覽康河兩岸光芒四射的劍
橋三十一所學院，和如雷灌耳的風雲人物
和學霸，達爾文、牛頓、霍金、丘吉爾、
國王愛德華七世、丹麥女王瑪格麗特、印
度總理甘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查理斯
王子……與眾不同的是，我心不在焉，只
細心尋覓徐志摩林徽音的幽靈倩影。

在河床的拐彎處，我眼前一亮，恍若一道
霓光。在大樹間一大波綠蔥蔥的草坪上，
坐著一對姣好身材的年輕東方男女。男子
穿著淺藍襯衫深藍長褲，女子則是繡有淺
紅花的連衣白裙，加一件深藍色的外套，
和一雙高跟鞋。目不轉睛地，含情脈脈地
，旁若無人地，細聲細語……接著，說變
就變的大不列顛的晴空下起傾盆大雨，徒
增了古老劍橋的神秘感，也吞噬了他們迷
茫的身影。

當我漫步雨中，陷入如果留學劍橋能否也
成為傳奇詩人的思疑間，遠處嘎然傳來一
聲沙啞的鴨鳴，來自冷冷的康橋石墩之下
，細聽起來，竟有些許徐詩的韻味。

2019.8.19 英國劍橋大學康橋邊

■ 達文

紅茶館

我曾經遠離過的
夜色一樣覆蓋不住的
一首碎裂的歌
今天透過雲層隱約沉澱

我如何把重新拼合的玻璃
再度認作透明的窗
那些已經各自愈合
並且聲調雷同的嗓子

虹（七）

節日 作為誤會
往往是烈火燎原
烘焙著顏色陌生的瓷器

從壁畫開始
我遲疑地咬破手指
體會血和靈魂出竅的寬廣程度

就在那一個節令
下了幾個時辰的雨
你靜靜地滑出光陰
正如曾經模糊的天色重新清晰

輪 回

兩張門票
散發咖啡的味道

星期五
驟然碎裂的空氣

你如何把化涕為笑的過程
印成一張木刻

■ 寒山石

問

一株丁香 開在
夜的深處

甜了 誰人的
夢

在天邊 我數著
不眠的星星

智

水不因山 高聳起
一座威嚴
而放棄遠方的浩瀚

風不因牆 豎起
一面堅硬
就把追夢的翅膀折斷

其實 生命的智慧
也只一個字——
轉……

學院蜂

我搖晃在窗紗上
我走過的八字
可以是詞
也可以是血

書聲正酣
春花漲滿失戀的季節

我怎麼會背叛……

那是關於文化的
一棵樹
滿城落葉只為哀悼無名之士

■ 耘乙

十四行：紀念

楊牧朝向一首詩的完成

由此你說的都對，打造整版篇幅迢迢之路
也不致冒進和糾纏，把一個先秦神話貶為歷史講義
尤其那些光榮的話題，早在年輪上，招來了很多詩人偷偷做夢
祇要灑點雨露，翻點苔蘚
樹身上低沉的葉聲，罕說獸，踐踏多少個雷鳴的剎那？
更明白，對於這根節的歸屬，動不動，也在同一個水涓
澆過花，養過魚，沐過浴，泛過舟
自得其樂的一次次敘事，都經歷詩人的心靈
每一個活生生的呼吸，雖然方向歸零
在交集的意義上！急促尋思或者眺望
你獨白的流淌，再聽聽，連連山風海雨
哪一刻伊始，留意在鐘籟的跌宕
楊牧朝向一首詩的完成
漏不了《時光命題》四個字，傳說再也不算事出突然

周夢蝶斜掛著褐麻布袋去踱步

一座臺北市，許多大學的意象，一同前來夢蝶
愛給我們示範，以這質樸的哲思
你戴帽，圍巾，一襲舊色的長衣
就能為我啟蒙，很足夠，原來抬頭瞭望星辰
講解光亮的那種耐心，如何消融《還魂草》
我的每一次仰望，該配上，相識背景的現代梵音
你詠嘆涅槃，讓零星雷雨，落在《孤獨國》
又恍若，一個剛剛修成的語法，不會再回應隼鳥
你用半頁尺牘，戰後，考據自己，已經老過鐘聲
已參悟，積存了的傾聽
周夢蝶斜掛著褐麻布袋去踱步，幾聲咳嗽
風再起，你回來，默默練寫一手好字
紙上談，詩行兩三；問近安，已非流年
而燈火眾多，誰還能在武昌街頭，沉潛轉世為詩人

悼

逝者如斯如光陰穿過百葉簾，來到靠窗的第一個書架第二格幾本詩集中一老舊鬧鐘有若《漂木》巨大的秒針上留連，而我還是煩惱少年般翻開來再三認證那些泛黃的記憶

2019年3月18日

詩魂

沒有光，影子也會離你而去，只有詩堅持在《傳說》中水之湄醒著

2020年3月13日

糖水

嘉年華的燈，以一盞十二伏特汽車電池亮開了小河婀娜緊身的晚裝，露出嫩椰肉般光閃閃的腰肢……輕輕坐在矮塑膠凳上的人隨手撥開一絡髮絲點了雜錦，我便也要了同樣的一杯，那些白的豆、綠的豆、木薯、蕃薯、粉圓、意米於是隨著椰汁迂迴轉折流浪回到我肚腹……我忍不住又看了一眼，疑惑著她那一杯又會回到我生命的那一部份呢

2019年8月16日會安

故居

晨星一點一點燃燒過天空，街道、草木、房舍……營養不良地懨懨生長，從愛過的那口井裡，慢慢地我竟絞起了當年的一句詩

2019年8月18日從義

懷念楊牧

◎王渝

三月十三日的早上，睡夢中被電話吵醒，台北的朋友告訴我：楊牧走了。懵懂中我還以為他們搬回了西雅圖，旋即本能地明白了朋友口中“走了”所指。非常感傷，而這種情緒似乎找不到著落點。腦際飄忽地浮游著去年在台北見面的情景。可能這是對我的一種安慰吧。

提到楊牧，大約人們想到的是詩人楊牧。他在台灣詩壇成名早，二十歲，上大學的時候已經出了詩集《水之湄》。他崇尚美，一九七七年出版的《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的編者稱“楊牧是位‘無上的美’的服膺者”。講求創造的他，詩風變換，而始終一貫執著於美。台灣文壇曾選出十大詩人和十大散文家。楊牧是唯一名列兩個“十大”的作者。他的散文集《疑神》獲得一九九三年讀書人最佳讀書獎。這本書裡的散文以滿溢詩情的書寫呈現宗教、神話、文學和生活，見解獨特，生動有趣。其實除了現代詩與散文，楊牧在編輯、出版和教育等方面都有傑出的成就。

我認識楊牧正是他二十歲的時候。那個寒假教育部照例為大學生辦了些活動。有一個是關於現代詩的，由余光中主持。那時我對現代詩並不感興趣，偶而也寫過，不外就是些分行的句子。我完全是衝著余光中而去，因為我是他的粉絲。我們一共十來個學員，楊牧是一個。上課聽余光中講，下課跟楊牧討論。我開始對現代詩有了認識，同時產生了興趣。余光中是老師，我一直叫他余老師，不敢稱名道姓。楊牧就不一樣了，我們平起平坐，何況我還高他一班，我大三，他大二。東海大學大屯山短短的相處，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樸實木訥的他變得頑皮，有時甚至像小孩。活動結束告別之時，他抄寫了《寄你以薔薇》送我。第一段是“寄你以薔薇，以櫻花／以一次小小的獨立／影子在影子裡拉長／歎息落向黃昏，落向誰的門檻”，全然是他年輕時的詩風：浪漫、旖旎、輕靈而又別緻。

去年我們在台北小住，好友李黎在微信中告訴我，楊牧身體很不好。她說“你

們都在台北，應該去看看他。”當然要去。於是十一月十日那天我和方明一起去看望他。我心裡忐忑不安，不知道他到底會是甚麼樣子。應門的是楊牧的太太夏盈盈，見到她我整個身心放鬆了。她一派安詳，比多年前見面更年輕美麗。楊牧已經端坐在客廳的沙發中，一隻腿伸直擱在皮墊子上。夏盈盈忙著招呼我們坐下，她有心安安排我們坐在跟楊牧說話方便的位子。我仔細看楊牧，臉色極為白淨，大約是常待在室內的關係。我問他感覺如何，他答稱很好，聲音清亮。接著他抱怨室內光線刺眼，夏盈盈把窗幔調整一番。他說看不清我的臉，要我挪動坐位，我挪了好幾次他才滿意。他問起我先生夏沛然，我告訴他很好，在忙著替香港大學出版社翻譯歷史方面的著作。漸漸他興致高起來，向方明提起我們以前的各種趣事。夏盈盈似乎先料到了，說起那張照片。那是余光中、覃子豪、他和我四個人的合照，他把照片交給我時非常得意地說道：“你最矮，離天堂最遠。”我則想起在東海大學大屯山古堡裡我們幾個學員鬼喊鬼叫，發出各種古怪的聲音，互相比賽誰的最難聽。他又想起給我寫過一封最大的信。真的好大啊，像桌面那麼大。我收到時笑了半天，心裡想著要回他一封最小的信，指甲那麼小，在上面寫上兩三個句子。可是我天生笨手笨腳，也只能想想而已。後來我們談到劉大任、楚戈、喬禽、羅英、余光中和余師母咪咪。談得非常高興，但是我發現他有些疲倦了。告別時夏盈盈把桌子上的蜜餞包了讓我帶上，她說發現我愛吃。

離開時我心情非常開朗愉悅。楊牧雖然行動不便，記憶強思維清晰口齒便給。夏盈盈說時常陪他到樓下院子走走坐坐。我想明年回來看他時，一切定然都會更加好。回到住處我立即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我很想陪他繼續漫步／流連忘返一九六一年的那個夏天……我不想離去／不想告別／只想說‘再見’／再見”。

沒想到的是不能再見了。

2020-03-16 於紐約

■陳威宏

烈焰之語

總是有一個人
仔細珍藏信仰的種子
適時地微笑
無畏，向你遞過手來

你以為與他一齊盜火是
神話救贖自己，聖者與愚人
僅一步之遙。戴好羊毛尼高帽
繫上傾斜世紀的黑領帶
不得細數的星系光年只是
午寐的三稜鏡，回想起來
似都忘途遠近了

隔日晏起
不知是你或他
說：“我對陌生極感興趣。”
要再探索前進
前進死與生的眉宇
至光未曾照明白過的惡地形

病的況味

窗轉動，光的齒輪
果斷地碾壓
一杯奶昔的日子

溫度是羊咀嚼紙信
我懷抱中的湖泊輪廓
日照紫鳶尾，在遠方——

鐵鏽尚未集結於花園
不去照看小草
陽光紛紛，記憶總替我待它們好

你已路上了嗎？往最初的心
前進。白日夢的音符屈膝一躍
留下堅強的泥足印

在那兒春暖，接近祕密或傳說
將清澈的笑聲
一齊塗抹在我沉靜的畫上

璀璨的星 *Bright Star*

約翰·濟慈 *John Keats* 作
岩子、趙佼譯

璀璨的星啊，願我如你一般堅定——
卻不想凌空高懸獨自輝映，
睜著一雙不眠的眼，竟夜
守望，猶同生性堅忍的修行者，
看激流虔潔拍岸，使命般
蕩滌凡塵人寰，
瞧飛雪翩躚
把荒原與群山裝點——
哦不，我只要堅定，久恆
枕著美麗愛人豐盈的雪脯，
永遠地體味那溫軟的起伏，
永遠地在甜蜜的撩動中蘇醒，
耳邊永遠永遠是她輕柔的呼吸，
我要如此活著——或在沉醉中死去。

沉醉在時光裡的情詩

◎趙佼

只有深愛過的人方可知曉時光定格的含義。他為美而痴迷，凌空孤絕的寒星是他眼裡永恆的景；她是穿越時光，只為與他相遇的絕美的花。上帝是編故事的高手，偉大的詩篇裡都住著一段俗套的愛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早已隨風而逝，留下短暫的歡愉蕩漾在水面，層層漣漪是綿延至今的情話。

每個人人生來都是有使命的吧。上帝派給他的使命就是“睜著一雙不眠的眼，竟夜／守望，……／看激流虔潔拍岸，使命般蕩滌凡塵人寰，／瞧飛雪蹁躚／把荒原和群山裝點——可總有聲音從心底升起，這位“生性堅忍的修行者”“卻不想凌空高懸獨自輝映”。與她相遇的那一刻起，他知道，餘生也許應該這樣度過“枕著美麗愛人豐盈的雪脯，／永遠地體味那溫軟的起伏，／永遠地在甜蜜的撩動中蘇醒，／耳邊永遠永遠是她輕柔的呼吸，”那一刻，他想堅定地宣告“我要如此活著——或在沉醉中死去。”

世人以為他改變了初衷，以為大自然之子開始貪戀人間美貌，只是人們何曾想過自然之美把他帶向了自由的絕境，多少個 365 夜陪伴他的是寒澈入骨的冷，只有她，那個可愛的姑娘，讓他開始感受到美也可以是真實的、讓人眷戀無比的溫暖。美，是他畢生的追求，並不會有過一刻的放棄，那是他與生俱來的使命，而她，那個美麗的愛人，讓在他追尋美的路上不再孤單。柏拉圖說“美是難的”，他卻用華美的詩篇詮釋了“美是真”，在“真”與“美”的夢境裡，他和她一起沉醉。……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時間的邊緣

The Edges of Time

凱·萊恩 Kay Ryan 作

天河譯

就在那邊緣
時間漸漸稀薄。
它曾經
又厚又稠，
粘固的種種慾念
像蜜蜂自琥珀
掙脫而出。
它們嗡嗡著，
分明來自一堆堆
延滯的事物，
或正在那後面
鬧鬧哄哄。
隨著時間的融化，
愛炫耀的家伙們
爭先恐後，
明亮而急切
宛似魚兒瀕臨
退潮。

譯者說詩：

萊恩的這首詩，短小精悍，意象清晰，頗具幽默感。我們常說，讓時間抹平，讓時間治癒，讓一切淡忘在時間的長河裡，這恐怕依賴時間的積累，待它濃密粘稠之後，封起一段往事。在萊恩筆下，時間會從那邊緣漸漸稀薄，粘滯其中的種種慾念，會掙脫出來，就像琥珀融化了，裡邊的蜜蜂會嗡嗡叫起來。其中有無科學依據，不必追究，我們似乎真的聽到了，那聲音自延滯的事物撲面而來，或著就在那後面嗡嗡不停，好不躁動！除了琥珀蜜蜂，詩中還有潮水及魚兒的意象。不同於琥珀形成的漫長過程，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潮漲潮落。潮水漲平，一片寧靜，潮水落去，魚貫而來。隨著時間的融化，綿長久遠的記憶蜂擁而至，一周、一天、甚至一個時

刻的某些人事或安排，一樁樁一件件，從首尾隱約到鱗光閃耀現出全貌，爭先恐後，急急切切。

這首詩的行文，有兩個明顯特徵。首先是句子或短語中間斷開，主位與述位分割，留出反應判斷空間，增強了審美愉悅，效果上與艾米莉·狄金森詩中的某些破折號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次，萊恩的詩行很短，逼仄的空間內，詩的節奏與用韻不好回旋，但萊恩卻游刃有餘。詩行主體兩音頓，雜之以一音頓和三音頓等，輕重交替非常自然。押韻則不拘詩行，打破了通行的行尾押韻的傳統，韻式雖不規則，但上下行，或者跨度更遠的詩行間，押韻的單詞隨處可見，因此，原文讀起來，富於變化，又朗朗上口，頗見技巧。翻譯中，一音頓詩行用了兩個漢字；兩音頓詩行，一般用四個字左右；三音頓及以上靈活調整。從單詞押韻的角度，一個詩行內，有的地方處理成雙聲，有的地方處理成疊韻，但多有力不從心，不得不移位調整，尤其跨行或句中押韻，處理乏術，讀者識之。

作者簡介：

凱·萊恩 (Kay Ryan, 1945-)，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當代文學中最具原創性的詩人之一，發表過《觀火烈鳥》(Flamingo Watching, 1994)、《尼加拉瓜河》(The Niagara River, 2005)、《認輸》(Say Uncle, 2000)、《新選詩精華》(The Best of It: New and Selected Poems, 2010)等詩集，其中《新選詩精華》獲普利策獎。萊恩的詩短小精悍、節奏密集，學界常與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和瑪麗安·穆爾 (Marianne Moore) 的詩相比較。萊恩詩鋒銳利，常用“重組”(re-combinant) 韻，獨一無二的創作特點，使她成為美國當代偉大詩人之一，並於2008年當選美國桂冠詩人。

作為文學圈的“局外人”，萊恩不是“詩人——文學教授”型人物，與紐約藝術圈也毫無聯繫，不像當今抒情詩那樣自傳色彩濃郁，不像敘事詩那樣趨於

長篇化，也不像語言派詩作那樣抽象費解。萊恩的詩通常取材於日常生活，用譏刺與幽默撕開僵化的語言和倒霉的經歷。萊恩自稱“現代隱士”，超然的態度使她的詩富有諧趣，雖然探索嚴肅話題，卻寫得輕鬆詼諧。萊恩認為：詩人應該“讓人發笑”，詩應該“使你感到更加自由，而不是增加負擔”，她說：“我不是說生活都是陽光的，但我不願增加人們的痛苦，不願給人增加負擔。我從不想把事情搞複雜，也不想讓人沮喪或者充滿負罪感”。她又說“所有好詩都能給大氣層提供更多的氧氣，使人能夠更暢快地呼吸。”所以，萊恩的詩在提高認識、陶冶情操的同時，也讓人輕鬆愉悅。

萊恩的詩創作以逼仄著稱，即“用最少的空間表達最豐富的含義”，她的詩一般不超過二十行，每行少則一兩個單詞。萊恩說“我愛把一些東西壓爆”，但“我感興趣的是把那些隔膜的、精微的東西放大，放大成漫畫一樣”。萊恩說她的創作不是從意象或聲音開始，而是“像牡蠣一圈圈圍著一個重心發展”。評論家梅根·奧洛克 (Meghan O'Rourke) 認為，萊恩的“每一首詩都像一條河流，繞著它的論點轉來轉去；它們富於教育精神，但有智慧根基。”就像“鯊魚牙齒”迂回曲折中接近目標。萊恩自己說，“這給了我的詩一種冷靜。我可以觸摸滾燙的東西，因為我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萊恩的詩總是將“我”隱退，讀者很難見到第一人稱，這與中國古典詩詞創作的無“我”傳統相通，比較契合中國人的閱讀審美習慣。

譯者簡介：

天河，本名郝翠屏，河北灤縣人，現為燕山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業餘愛好詩翻譯和古典詩詞創作。

時間的織物

Weaves Of Time

桑格塔·古普塔作

Written by Sangeeta Gupta

楊子軍譯

Translated by June Yang

十二

亞當，
進化的人，鳩尾樺頭連接整體
天然獨立
站在十字路口
創造新鮮的生命
他選擇的生命
作為存在，不只是物體

儘管跟隨已證明的道路
總是舒適
安全，令人撫慰
他仍然被賦予一個選擇
畫出自己的道路
在不確定的，未知地帶
繼續前行

在自由中探尋
自己命運的創意
利用這個垂直
起飛的機會

把塵世的
熱度和躁動
化為明亮的夜晚之光

十三

造物主
之主
已經賦予人類
選擇
塑造自己的生命

那麼來吧
創造更美好的一天

的確如此
你生命的每個時刻
享受這幸運選擇的自由

開闢自己的道路
獨自行走
那個唯一
總是握著
你孤單的手的
不總是
你跳動心的部分

那麼有創意
讓造物主
以你為榮

十四

慵懶
鬆散的週日
外出散步的
奢侈

寂靜的嗡嗡蜜蜂
我獨處時間的享受

潮濕草地上的露珠
看起來開心
也許得到了陽光的親吻
在這個寒冷的早上

太陽讓所有顫抖的存在
活過這冰冷，黑暗，
冷漠的夜晚

十五

時間消失
緊密雙唇的
沉默時刻到來
沒有聲音
只是靜寂

任何思想都沒有聲音
絕對的福祉
只有一次你擺脫不正常
而是聚集在你
重要的生命細胞
為了意識到
你完全
孤獨

孤獨？——你？
是的，你就是整個宇宙

十六

只有在完好的寂靜裡
你才能成長
沒有漫游的大腦
沒有聲音，喧鬧
沒有思緒
沒有過去
也沒有未來

時間只在片刻中
意識到
每個流逝的片刻
時間，時間只在當下——
無一例外
不在過去，也不在未來

只在那個片刻歡樂
倖存如同瘋狂的
醉蜜的蜂

十七

我，在旅途中
內向
膽怯
私自

完全獨自，自我
在深海的寂靜裡
有助於

讓我物質化——
現實化
我最大的潛能可能性

此刻我知道
我，我自己，我可以改變
可以重設生命的航線——我的
而且
被給予每個人
這選擇的天賦
變得覺悟

生命，選擇的
唯一禮物
創造的禮物
奇跡
無與倫比

十八

你認識了吧！
你清醒了吧！
即使我們相遇
有，能量的
相似，協調
大腦的互相影響
在空中；在發泡的化學裡

節奏，慰藉，和平
是的，宇宙的非凡慶典

我啊，對我來說
這些相遇是潮汐
值得期待
期待更多？

十九

當志趣一致的人相遇
會發生奇跡
那個你和我
會劇烈地充電，恢復，煥發活力

每一次

我們被聚合
我立刻感到
強烈的能量場
緊緊圍繞我們

然後，彷彿空中的魔法
內心的歡笑
共同靈魂的音樂
生命知覺，生命旋轉

啊，我的學生姐妹

二十

我在沉思
我們的夜晚是否
像我們靠近時
那麼充滿魔力

啊，
當我凝望你的眼睛
我幾乎可以讀出我的詩

我聽見空中的音樂
當你在身邊
就有歡笑
有愉悅
就會超越時間
充滿我們的維繫

二十一

但願我能雕刻你
在我的掌心
雕刻
成為我唯一的
命運

但願
啊，不
不只是思考

儘管如此
我多麼希望

旅者 (The Wayfarer)

斯蒂芬·克蘭作

Stephen Crane, 1871-1900

鄭建青譯

旅者
看著通往真相的路，
驚呆了。
路雜草叢生。
“哈，”他說，
“我覺得這路很久
沒人走了。”
接著他看見每根雜草
都是一把單刀。
“好吧，”他最後喃喃著，
“無疑還有其它路。”

雕刻
一種命運

被告知，
我必然獲得這種選擇

哦，為何祈禱？
難道我不是命運自己的孩子
而你
就是那個命運。

撕裂靈魂的歌吹

◎黃勝源

——為四川詩人秦風〈白晝提燈的人〉評點

詩人簡介：秦風，本名蒲建雄，文學博士。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曾獲首屆全球漢語詩歌主獎、首屆天府文學作品獎、長城文學獎、蘇東坡文學獎。文學作品發表收錄國內外多種文學詩刊與專輯。著有詩集《獨步蒼茫》。

【點評】

題解：看到詩題眼前一閃，頓時就有觸電的感覺。對一個嚴肅的詩人來說，詩的創作從擬題就開始了。“為白晝提燈”幾字入目，磅礴的大氣撲面而來。看似反諷或隱喻的用意卻是不折不扣的殘酷現實，看似象徵的隱晦、意象的演繹、印象的靈光一閃，卻是繁華落盡悲催直白。詩人秦風的名字和這首詩，在公元2020年2月18日凌晨隨著微信群的噤聲提示音進入我的眼簾，我的睡意煙消雲散！

之1：語言像天上的流雲飄拂而過，“沒有光。就用聲音替代”，突兀的句號就觸目驚心。

我想到了聖經舊約裏面著名的箴言“要有光”，於是世間就有了光。”一片雷鳴電閃在幽冥中激蕩，閃爍的字詞中，吹哨人的隱喻像奇長的芒針，刺入讀者的心扉……

而此時，我穿過語言的洞穴
趕向滿天星辰的肺部
那些顫動，那些茫然的，微光

當這樣美輪美奐的詩句出現，我覺得，一首里程碑似的漢語詩橫空出世了！

之2：緊扣著天下矚目的“哨子”，像掐著恐龍病體的瘡瘍或傷疤，不依不饒，死纏爛打，膿血的腥臭瀰漫虛空。緊接上段，像連續的波浪層層推進，揚沙蕩泥，轟然拍岸。

之3：彷彿到處都充滿毒素，口罩的掩蓋下，無數被封住的口一下子都有了“窺視”的功能，剎那間，食物鏈頂端的生靈驕子居然就如此脆弱不堪！

之4：獨行的詩人只是天地間一個微乎其微的可憐存在，面對一個法天象地的假想敵，除了繼續緊握那膿血橫溢的瘡疤，別無勝算的可能。

像歐椋鳥啄食河馬身上的腐肉，這種微不足道的攻擊原來是一種深沈的大愛。愛未必總是被理解，愛的對象輕輕一顫或微微一蹲，小鳥就要成為水族的美食了。寫詩無用的時代，詩人的存在螻蟻蚍蜉而已！

之5：這一節僅僅三行，彷彿音樂的旋律經過一段小高潮之後，進入了短暫的行板，繃緊的弦鬆弛了一小會。

總有哨聲。彷彿從天空疾馳而過
像六月崩塌的雪，冷不防地
砸在我玻璃的眼睛上

之6：生逢特殊時期特殊狀態之下，春天不再美麗，渺小的生命遠遠不及枯萎的草芥，無聲地自生自滅。

之7：一個年輕醫師的瞬間鏡像成了歷史的永恆，病理的眼疾遠遠不是最痛最悲哀，靈魂的無明生不如死。哨聲不僅能夠振聾發聵，而且能夠產生光明，億萬隻無明的眼睛被一個平凡的醫師拂去陰翳，於是悲催的時代綻放了一縷微弱的光明。

之8：短短九行，繽紛駁雜的世相眼花繚亂，戰時狀態下的大都市緊張兮兮，如臨大敵，生活一如既往地進行，一顆水晶一樣無染的心靈照亮悲催的羊羔們，微弱的光暖意融融。

之9：流星般的人生是短暫的人生，

瞬間的靚麗即便消逝之後，依然在蚍蜉和蟻蝼的視野裏久久不滅，幸抑或不幸，留待光陰去漂白。

之10：一千萬人口的城市為吹哨者滅燈，稍後光明大作，衆生經歷一場亘古不遇的靈魂洗禮，衆生真的蘇醒了麼？抑或是下一輪昏睡前的起夜小解？是渾渾噩噩的尿戰？抑或是痛徹心扉的悔悟？

之11：良辰美景，日月山川，一切都浮光掠影般不停切換，窗口、燈光，此時已不是常態下的市井氣息，尋常的生活一旦失去，銘心刻骨的痛楚便陣陣襲來……

之12：即便五行，也是一次跌宕起伏的高潮，燧石盜火四字，古今中外光明使者的形象躍然字裏行間。此處可以浮一大白！

之13：猶如錢塘大潮拍擊堤岸，一番雪浪滔滔之後，又是一波回頭的美女小潮，水欲靜而浪不止。江城風雲突變，白雪與梅花的相約何其淒美！

之14：傑作或經典，從來都是鬼使神差狀態下不由自主的產物，即便是喃喃絮語，依舊有拷問靈魂的聲嘶力竭和歇斯底裏。

之15：白晝提燈，非大丈夫不能為之。若帝王將相，宵小耳！十五個小節有如十五波驚濤駭浪，這才是漢語詩應有的高度！

從標題就讀到強烈的美學的勁道、道義的震撼、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飛躍的聯想、蓋世的膽識……絕對的一流，絕對的不朽！

湖南湘西 2020.2.19 凌晨

編按：秦風〈白晝提燈的人〉原詩見本期頁3。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Boris Lomidovich Pasternak）生於1890年2月10日的帝俄莫斯科，1960年5月30日逝於莫斯科附近的佩列傑爾金諾（Peredelkino），所著的長篇小說《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是描寫俄人在革命時期的迷路與徬徨、苦悶以及革命所帶來的後果，該書因誣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被蘇聯官方封殺。但是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後，馬上在西方成了暢銷書，但俄人卻只能以其譯本秘密流傳，次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由於國人的激烈反對，帕氏謝絕了榮譽和獎金。儘管如此，該書給他帶來的是一場災難，他被作家協會開除，並摧毀了原本的生活。該書現在已有十八種文字譯本，1987年俄文版也在俄國出版。但帕氏卻已於晚年貧病中在家鄉鬱鬱去世。

他塑造了一個異端份子形象，蕭洛霍夫評論他是一個神秘的寄居蟹，德國女哲學家阿倫特曾說過猶太人乃 state people 國家人常犧牲於官僚主義和陳詞濫調的邪惡，她說明了帕氏的孤獨個人英雄主義。

帕氏的父親列昂尼德（Leonid）是一位名肖像畫家，出身在敖德薩海港的猶太人家族，專為名人畫像，曾為托爾斯泰的作品畫過插圖，母為著名鋼琴家，是名鋼琴家魯賓斯坦的學生。

帕氏從小在華麗的金都和沙皇封建時代、嚴肅東正教氣氛中長大，他曾以生動文筆描繪向托爾斯泰的影響。1899年來，德國名詩人里爾克和他的情人莎樂美（她也曾是尼采的情人），通過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的關係到俄國旅行，獲得托爾斯泰的接見。鮑里斯那時只不過是九歲，但已領會到里爾克的教誨及受到這個德國名詩人影響，並與里爾克通過信。可是很多年後，鮑里斯未真正地意識到里爾克教了他些什麼東西，1903年，帕氏在他回答里爾克的精采自傳《安全的行動》（Okhrannaya Gramota）中說，藝術主要體現一種已為感情的取代的現實。因此，它就是這

種取代過程的記錄，而且藝術不是跟人的，而是與形象有關。在藝術中，人的形象變得比人更大，語言是譬喻而已，1926年無可取代的里爾克去世，帕氏的回答未免太遲了！

帕氏曾就學於莫斯科大學，在音樂家神秘主義者斯里亞賓下習音樂，並曾留學於德國的馬爾堡大學，提倡新康德主義的哲學系，之後轉業為詩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身體不適，搬到烏拉爾（Urals）附近山區一家化學廠工作。他的第一部詩集《雲霧中的雙子星座》於1913年出版。十月革命之後，在蘇維埃政府的教育部工作，1917年出版了他的未來主義和離心派（Centrifuga）詩集《我的姐妹的生活》（Sestra Moiazhizn），被認為是抒詩新起之秀。

他的詩來自象徵主義的影響，但與蘇維埃和社會主義現實的模式相徑庭而被禁止發行。在清算時帕氏飽受驚嚇，但據說因翻譯史大林家鄉詩人的作品而得到史大林的寬恕，讓他翻譯西歐文學。

他的小說《齊瓦哥醫生》被控為誣蔑十月革命之書，禁止出版。這是一部引起激烈爭論的小說，在歐洲很暢銷，1965年更被拍成電影。齊瓦哥是西伯利亞一位富有工業家的兒子，十歲成為孤兒，他在莫斯科一個知識份子和藝術資助者的家庭長大而成為上層階級，這是俄國革命前的文化典型人物。齊瓦哥成爲一個難以歸類的人，他是一個好醫生，研究哲學、文學和藝術，對社會問題有明確的看法。他也寫詩，小說結尾的二十四首詩爲此作出正確的闡釋。《齊瓦哥醫生》同時也揭示了帕氏五十年代的心理狀態。他要有獨立的思想，但他支持革命，老是個“局外人”，著作頗受法國存在主義卡繆的影響，不同的是卡繆爲禁慾主義，帕氏則熱愛自然，他的世界大同理想只在文章內寫出來。內戰時他避居烏拉爾山區，經過了許多饑荒、內戰蹂躪的地方。

在山區過著短期的寧靜生活，之後被他的年輕情婦拉拉大愛情打亂，那時他

當紅軍的一個軍醫。俄革命成功後，因卜滋華背景被蘇維埃驅逐出俄國，拉拉逃到中國東北，齊瓦哥醫生回到莫斯科窮困和心臟病發作，死於街頭。美國評論家威爾遜說該小說是本世紀的巨著，但有人批評該書只是傳播知識而已，不是帕氏最好的創作。儘管如此，筆者認為是對極權主義國家的諷刺作品。

帕氏的文學生涯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他嶄露頭角到30年代，他寫語言革新引人注目的作品，頗受艾略特和龐德的左右而影響到俄國20年代在海外流亡的詩人對新體詩的探索；在接著十年內戰中的第二個時期，他的詩受到未來主義、形式主義、赫列勃尼科夫、吉洪諾夫、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等派和詩人的影響，而更加簡練和出色。在戰後1945-55年間的第三個時期，他寫了《齊瓦哥醫生》。最後他集古典傳統，以音樂感象徵未來主義的口語而傾向超現實主義和意象之大成，不深奧也不晦澀。他用的句語如：浪花烘焙著波濤，就像烘焙餅乾一樣，高加索山脈就像一床堆得亂糟糟的被褥那樣鋪展著，冰川露出了臉龐就像死者靈魂的復活，和我的親吻就像壺中倒出的水那樣流過你的胸脯。帕氏的隱喻奇妙地把幻想與理性結合起來：

春天，我從大街上來，那兒的白楊樹愕然矗立，

遠方驚慌失措，屋子搖搖欲墜，
天堂一片蔚藍，像個久病初癒的人，
穿上一套亞麻布的新裝。

帕氏用的語音密切，有時像模糊的音樂，這是未來主義形式上的奇特。帕氏的作品是承繼勃洛克的，可說他是最後的俄國象徵主義詩人。茨維塔耶娃說帕氏的詩爲光的照射，可是帕氏認爲她才是二十世紀俄國最偉大的詩人！茨氏於1941年在葉拉布加貧病交加，自縊而亡。帕和茨把俄國文學從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帶入了青銅時代。

編輯筆記

一直以來，很多人都認為中文是詩的文字，的確單字單詞單音的象形字情景交融宜於詩創作，但中文成語和文人造句偏好同類詞並用，隨便舉例，諸如：內外有別、輕重緩急、恩威兼施、愛恨交織、星月交輝、遠近高低、水火不容、高深莫測、古今中外、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詩歌同源、質量並重等等……編者毫不排除“在詩壇的共同努力——不思考、‘約定俗成’之下將兩個單獨的詞合而為順口的一個令品質成為質量、詩成為詩歌”的可能！

在新大陸微信群中不時有關於“詩”或“詩歌”的討論，但事實上所謂的討論，最終僅是編者的堅持，與認為“詩或詩歌都無所謂，習慣就好”者不了了之的各說各話！難得的是最近大陸知名詩人桑克也在群裡回應“詩與詩歌確實不同，如古典文學中的詩與詞”，這個譬喻很客觀也很接近事物的本質！在這個認知上，我們可以合理的作如下推論：

·如果你是學生，有沒有想過或問過“一篇文章或一段文字裡，何時何處要用‘詩’，何時何處要用‘詩歌’”這問題？

·如果你是語文老師、中文系教授，有沒有想過或有學生問過上面的問題？你的答案又是什麼？

·如果你是一個愛詩的人或是寫詩的人（包括詩評家），自己有沒有想過或有人問過同樣的問題？你的答案又是什麼？

如果你自己從來沒有想過，也從來沒有人問過這問題，那麼這個所謂詩壇離你們強調的獨立思考還很遠；如果有，你的答案難道是：“詩就是詩歌，稱詩歌是習慣，喜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用詩或詩歌都行”？這種答案連基本邏輯都沒有掌握好，還談什麼獨立思考？詩人面對所謂的“約定俗成”沒有懷疑的勇氣，還談什麼創作？談什麼創新？

本刊長期顧問、詩人楊牧先生逝世，我們全體同仁在此向詩人家屬致哀，並向詩人的成就致敬！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免費下載。

詩訊

一度被認為是非常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台灣詩人楊牧於3月13日下午在台北市國泰醫院去世，享年80歲。

詩人攝影家張國治“花草木·無圍籬‘影畫’”藝術展在台北市展出。展期：2020年3/6-3/28。

荷蘭馬斯垂特藝博會（TEFAF MAASTRICHT 2020）於3/7-3/15推出詩人畫家羅青作品《無人機世界》（The World of Drones）參展。

《詩家園》2020年第2期擬推出“21世紀20年中國詩人20家”專號，計劃於2020年6月出版，稿件請寄 sjycn@126.com。

西雅圖詩人千瀑《致香港·香港人》香港抗爭運動詩輯經於今年二月在華盛頓州出版。

詩人孫文波詩集《洞背夜宴》繁體字硬皮精裝版將於近日由澳門中國藝文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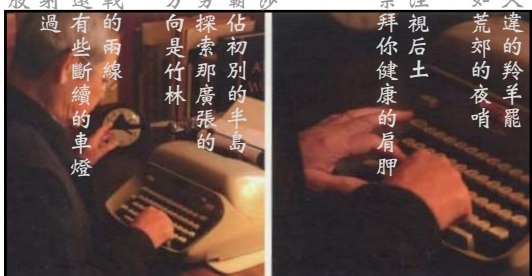
十二星象練習曲

子

我們這樣困頓地
等待午夜。午夜是沒有形態的
除了三條街以外
當時，總是一排鐘聲
童年似地傳來

丑

轉過臉去朝拜久違的羚羊罷
半彎著兩腿，如荒郊的夜哨
我挺進向北
露意莎——請注視后土
崇拜它，如我崇拜你健康的肩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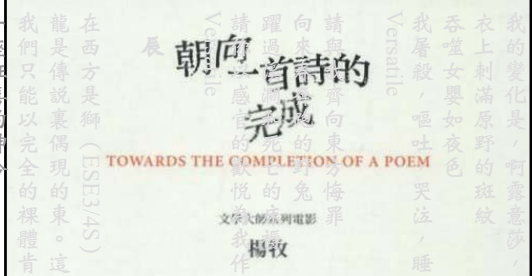


寅

雙子座的破曉，傾聽吧
大地湧動憤懣的淚
傾聽，匍匐的伴侶
不潔的瓜果
傾聽 東北東偏北
爆裂的春天 燒夷彈 機槍
剪破晨霧的直升機 傾聽

卯

阿露意莎，波斯地氈對你說了甚麼
泥濘對我說了甚麼
請轉向東方，當巨蟹
以多足的邪褻搖擺出萬種秋分的色彩
Versatile



巳

東南東偏南，露意莎
你是我定位的
螞蝗座裏
流血最多
最宛轉
最苦的一顆二等星

午

或者把你上午多露水的花留給我
露意莎，風的馬匹
在岸上馳走
食糧曾經是糜爛的貝類
我是沒有名姓的水獸
長年仰臥。正午的天宮在
西半球那一面，如果我在海外……

一枚貝
我喜愛
如葵花
嚮往着
未
楊牧 (1940年9月6日-2020年3月13日)，本名王靖獻，臺灣花蓮人，詩人、散文家、評論家、翻譯家、學者。早年筆名葉珊，二十二歲時改筆名為楊牧，嘗試以詩介入社會。東海大學外文系學士、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柏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博士。曾任麻州大學及華盛頓大學助理教授、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特聘研究員。成名甚早，著作頗豐，曾獲國家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中山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推薦獎等。著有詩集：《燈船》、《花季》、《禁忌的遊戲》、《非渡集》、《水之滄》、《有人》、《吳鳳》、《北斗行》、《海岸七疊》、《瓶中稿》、《傳說》、《時光命題》、散文：《葉珊散文集》、《山風海雨》、《方向歸零》、《交流道》、《年輪》、《完整的寓言》、《亭午之鷹》、《飛過火山》、《搜索者》、《星圖》、《疑神》、《奇萊前書》、《昔我往矣》，評論：《一首詩的完成》、《文學的源流》、《文學知識》、《傳統的與現代的》等。

申·酉

淘湧的葡萄
收穫的笛聲已經偏西了
露意莎還在廊下飼鴿嗎？
偏西了，劇毒的星座
請你將她的長髮掩蓋我
又是一支箭飛來

戌

四十五度偏南：
馳聘的射手仆倒，擁抱一片清月
升起，升起，請如猿猴升起
我是江邊一棵哭泣的樹
磨獨的猶疑
太陽已經到了正西

紀念詩人楊牧

雄鷹盤旋，若末代的食屍鳥
北北西偏西，露意莎
你將驚呼
發現我凱旋暴亡
僵冷在你赤裸的身體